

頤道堂文鈔

頤道堂文鈔卷十二

錢塘

丙戌南河議一

今南河有三患而漕不與焉黃河底高以致河面亦高伏  
秋大汎漫溢可虞則患在黃也黃高淮下禦壩不開十分  
清水全注運河雖有二壩三河所洩之水仍歸運河勢不  
能容非開昭關壩卽潰荷花蕩下游七邑澤洞可虞則患  
在淮也高堰新修石工灰漿未老另建二堆之議緩不濟  
急碎石坦坡費鉅而料難驟集來年秋冬安必不又西風  
如前歲也則患在高堰也此其勢相因而治有先後蓋嘗  
論之非開禦壩不能洩清非開減壩不能減黃減壩以下

有碩項湖不能築隄蒙沂水漲力足阻黃故以改海口則不可而以減黃則前人築壩之本意也顧歷次開放咸于盛漲之際勢驟力猛易致潰決今宜于水勢未漲開之則受水徐而入海緩譬之飲湯徐徐咽之自不致有噴溢之患其勢然也於壩內外及遙堆頂衝之處頂作碎石坦坡並於壩外西口作挑水壩挑溜使向南岸並築一蓋壩不使大溜入口則壩可保而黃可減是減黃者所以治黃也夫禦壩之不開者以黃高淮下防倒灌也若於未經盛漲之際開放減壩漸漸洩之並將海州所屬歸海各河如灌河口以上之莞瀆等河埭子口以上之五圖等河臨洪口以上之東車潁河及車軸河北潁河諸處鹽場葦蕩所築

攔埧草壩次第啟除以疏其委匝月之後黃水必下於清水然後啟放禦壩不特清水得以暢刷河底新淤且可復七分敵黃三分濟運之舊是減黃者所以治黃卽所以治淮也至於高堰良法莫善於碎石坦坡而事難驟舉如治病然以碎石坦坡爲治本之法宜先以廣加後戩爲治標之法蓋堰高二丈從前蓄水不過丈餘故束以現在之土石而保障有餘今少蓄則不能刷黃多蓄則恐其潰堰事難兩全應於堰後寬築土戩就近取土附堰帮戩堰後舊有二河卽填河爲基於新取土之地順勢開浚另作二河則就地取土就地帮堰就地開河較之另築二堆事半功倍較之碎石坦坡亦費省而工速以爲保護目前之計較

有把握是治高堰者所以治淮卽所以治黃也所謂勢相因而治有先後者此也而糧艘往來一循舊章旣不需海運之再籌亦可免剝運之煩費是淮治黃治而漕亦治似亦目前救急之良法歟

丙戌南河議二

前議高埵帮築後戩業經議行則淮水之患可免而治黃之策議者不一有謂宜切灘取直接築長隄者有謂宜另築北隄避高就下者皆爲治河良法或謂宜南開毛城舖北開減壩上下分洩或謂宜徑開毛城舖助清刷黃或謂宜開三山頭使黃水由奎河入湖或謂宜於順清河築草閘厚水過船堅守禦黃壩不開使清黃各行亦各有所見就中主開放減壩減洩黃水者多則以舊章可循而勢便利也惟鄙人前議減黃期免潰決今已交夏令河漲日增欲減黃而不能保其不潰決也卽潰決而仍無益於河何則減壩決則掣溜掣溜則黃水可減黃減則禦壩開而清

水可出漕船可通於計未爲失也而減壩掣黃必兼掣清  
清黃並掣則河身淤高之處非自減壩決口以下築壩挑  
濬不能深也夫自減壩至海口二三百里之地一例挑濬  
寬深經費非數百萬不可意不若於北岸另開減壩夫減  
壩之水減入鹽河者也則與鹽河相近處皆可作減壩用  
也擬於新舊減壩之上斜對清口稍上處另作減壩口門  
俾黃水減入鹽河萬一掣溜則惟掣黃水之溜不掣清水  
之溜清水暢刷河身積淤可去挑河之費可省而仍無礙  
於漕船之往來惟低窪之處未免受淹早爲曉諭遷徙酌  
加撫卹俟河道深通再議堵閉此在當局者權利害之輕  
重酌行焉

丙戌南河議三

難者曰子議改建減壩俾清黃各行鹽河祇受黃水旣無潰隄之虞清水暢刷河淤亦省修河之費事誠最善惟清口爲南運河口楊莊爲北運河口勢適相值改向楊莊之上則穿潰運河有阻回空改在楊莊之下則未有不偕黃水併掣者也猶不改也曰是不難也旣不能改減壩於上以順鹽河之勢則莫若改清口於下以避減壩之掣相距不必甚遠清黃仍可交會無礙漕船往來則與前議改建減壩相合也難者是則然矣歷次開放減壩黃水掣溜不過減水二尺今黃水高清水者五尺則開放減壩勢仍倒灌於糧艘回空仍無濟也况重運乎曰黃水之高非黃水



大河身高也清水之下非清水小蓄水少也蓄水小者慮高堰喫重致潰決如前歲也今石工雖不堅而後餞業議幫寬則再蓄二三尺尙無礙也則以黃助清所當議也毛城舖雖與天然峯山諸閘同翔於靳文襄而距洪澤湖六百餘里萬一掣溜旣恐漫及皖豫且下距清口五百餘里萬一停淤亦恐難於汕刷祥符五瑞兩閘則入湖太近慮其挾沙過多均未妥善宜於峯山天然兩閘擇要開之兩山夾峙堵閉較易雖底高口仄洩水不暢量爲展寬加深亦尙不難峯山二三閘視天然閘較有把握於近日機宜尙有合焉

丙戌南河議四

論改河者知形勢之順利矣而口門有坦坡之石未免阻  
遏爲虞論減壩者知機宜之切要矣而下游無障水之隄  
或以散漫是慮不知改河身而不改海口本逢灣取直之  
成規減黃流而自暢淮流尤醜渠濬川之良法惟一勞永  
逸固期無弊於萬全而益寡裒多似可並行而不悖今請  
上則仍開減壩下則仍改河身北岸易南岸之名均屬因  
高就下新隄接舊隄之尾不難束水攻沙合之兩美河清  
與海宴咸宜出以和衷

國計與民生並賴河流順軌運道長通上以慰

九重宵旰之勞下以收七省轉輸之益敬陳堯獻祇切葵

傾謹議

此議爲大府意見未協而作兩議並用非特意見可融  
實亦形勢較便惟須於堯濱河以上截斷鹽河淮北運  
鹽須加起駁稍有不便竊意遙隄束黃本慮單薄今以  
遙隄作縷隄於遙隄之外另開鹽河卽以開河之士另  
作遙隄則鹽船仍可徑達雙金閘而新河亦得重門之  
固矣若上則改減黃之路於李工迤下三十里可保王  
營之驛路下則改歸河之路於八套迤上六十里可避  
葦蕩之阻流省費亦多事尤盡善附記於此以待他日  
之採擇焉

丙戌南河議五

減壩之工屢奉

明詔而

聖心猶殷殷諮詢期復漕運舊規豈不以重運設無把握或暫通而不能久致經費虛擲哉竊以現在情形論之洪湖之水久漲不消西風司令埧旰石工在在可虞舍啟放減壩別無救急之方減壩之費不可省也而挑河之費則可省於河有益而於漕運無礙也何言之減壩之工堵鹽河剷遙隄去積土加格隄疏海口籌畫周密與前此冒昧啟放者不同然專注黃水與兼注清水其能容與否必有辨矣減壩開而黃水下注能容之清水並注亦能容之善

矣萬一不足以容卽不倒漾於上亦仍下注於正河耳河身存水旣多則於築壩有礙卽於挑河有礙卽幸無礙而減壩以內之黃水不勞清水刷滌也以有用之清水置之無用之地並占黃水減洩之路似未盡善且兩水並注消落必遲水落而後築壩難免曠日遲久也萬一底水仍在三丈以外則來年之倒灌與否不可知卽重運得過與否不可知不仍無把握耶此不可不熟計也今外南萬丞於河口築草閘戽水過船未行之初鮮不以爲迂也乃銅船八十餘艘不二十刻而徑過焉則旣有成效矣銅船喫水深四尺餘銅船可過則糧船亦可過所費不過二萬餘金工甚堅實此卽將來清水入黃之路假令拆卸則已成之

工毀之可惜巨木深埋起除不盡亦足爲清水之累鄙見以爲莫若開減壩以洩黃畱草間以待回空啟順清河之攔黃埝以洩湖漲一面於禦黃壩東岸開一口門順勢挑挖河身斜向兵四堡越隄外之老灘另作長隄二道束清水以入黃不過一千五六百丈所費無多其地正對北岸馬工在減壩口門之下旣可使清水不隨黃水並入減壩卽可使清水專由正河刷滌河身此河旣通卽將攔黃埝堵閉以一丈七八尺之清水全入正河再將新造舩船分段疏浚積淤雖高不難刷滌至來年三四月察看情形如果深通再行堵閉減壩否則量爲展限則經費卽不能全省而三百萬挑河之費已可省矣且省攔黃攔潮兩大壩

四庫全書  
卷一百一十一  
及分工分段小壩三四百處填塞河心啟除不盡致阻塞  
畱淤之患似爲切要且兩水相距不遠清黃仍可交會漕  
船仍可行走並畱草閘以備不虞亦近日機宜也

此策初亦議行嗣以開放吳城七堡清水日減一二寸  
存水力弱畱濟重運不能刷淤遂以中止予謂吳城七  
堡口門祇四十丈清黃高下數寸何能減洩清水清水  
之驟減者埧盱之三河三壩耳蓋三河三壩口門共寬  
三百餘丈高下七八尺十倍吳城七堡也難者曰然則  
三河三壩開後湖水八十餘日不消分寸何也曰非不  
消也來源旺也湖水日消一寸來源日長一寸雖消不  
見今來源旣弱則見消而不見長矣否則下游高寶興

泰汪洋之水何自來哉是以三河三壩議同時堵閉也  
曰子言開放減壩向祇洩水二尺今減七尺七尺之後  
不復再減其理安在曰凡水委輸皆歸於海各處水大  
之年海水亦必盛漲減壩祇減二尺蓋黃水初入減壩  
水勢就下盈科後進清河安東沐陽海州四處低窪之  
地祇能容黃河有源之水二尺餘故十一十六等年初  
減七尺旬日之後僅減二尺且當伏汛盛漲之期一月  
以後溜勢頂回上游潰決也今年所減七尺惟二尺是  
黃河底水餘五尺則上游驟長之客水也客水旋長旋  
消核實計之不過消二尺餘耳幸在秋深故不致停水  
不消上游不致潰決耳曰於何驗之曰驗之於海口也



歸海各口攔埧草壩久已啟除而入海惟祇清水此清水者半則夏秋之雨水半則蒙汭之秋漲以海水抵清水清水抵黃水故黃水停於中泓低窪之地而不下也須待霜降後西風司令寒信一作海水脈縮則海水落而清水落然後黃水得多減耳此皆今年得之親歷者詳書之以爲後之論治河者考證焉

丙戌南河議六

減壩開黃水落禦壩啟清水出攔壩斯築爰議挑河問者  
河工自今其無事矣乎曰事之有無不可必也今年減壩  
之啟則人謀旣盡矣前此減壩之溜衝破遙隄猝不及防  
致多漫溢今則先將遙隄迎溜之張家河頭刷開百七十  
丈俾溜勢得以直趨並於缺口西岸外接築格隄九千餘  
丈以保魚溝衆興驛路並於鹽河口門溜所經處築隄堵  
閉俾黃水不致灌入鹽河以保安東籌畫可云周密矣然  
格隄築於霖雨之中工員賠累兵夫勞苦而三十三分爲  
馬家河河身衆興魚溝積水下注河帥張公命以剝運蔴  
袋盛土堵塞而司事者不聽以致不能堵閉黃水仍復倒

漾則計之疎也鹽河攔壩宜築於口門俾黃水徑過不畱  
斯爲妥善今築於口門以內四里致黃水入袖幾致奪溜  
安東護城大隄幾致失守則亦計之疎也今雖魚溝之民  
冀引黃水淤田鹽河之運亦爲黃水分溜轉因疎而得益  
然非當日之本意也今黃水旣落清水旣出回空之船旣  
過清黃勢將漸平堵閉禦壩儲蓄清水深挑河身俾黃流  
復歸故道卽未能一勞永逸全復舊規而數年之利或尙  
可冀焉減壩之開二十年中目擊者三次減黃之數大略  
相同則未雨綢繆之計宜豫焉河帥張公之議改河也較  
有把握西高東下六丈餘此形勢與舊河共之南高北下  
二丈餘則於改河形勢甚爲相宜然自安東東門工至八

套相距二百里約計二萬五千餘丈其間田畝廬舍墳墓所在皆有田畝或給價收買或撥地易換事皆易辦廬舍則村落草房不難遷移若有市鎮卽須相度情形籌築保護果爲水道所必經卽須預令遷徙若墳墓則遷徙更難此必須多籌經費寬以歲月并須明幹之道府賢能之州縣實心經理一二年務俾事事咸宜無使一夫失所庶免流亡而泯咨怨至於隄工卽於此一二年中寬以程期次第興築經歷歲時加以審察庶足以束洪流而免潰決也卽挑河之役亦當於此一二年中暇日爲之大約儘三年之期經畫之可冀有成旣成而善守之亦數十年之利也至新河旣成如舊河深通無弊此河卽畱存以備緩急一

且舊河有患卽俾行走新河仍畱舊河不使湮廢則此不通而彼通以爲有備無患之計此古人所謂徙民當衝不與民爭地之說也經費從容事權畫一不圖功不避罪次第區畫經理得宜其在十年以後乎

丙戌南河議七

問者曰子於減壩改河情形言之詳矣黃河復舊以後萬一倉猝之間黃強淮弱重運阻滯其將何以處之抑仍籌海運也曰治河之法譬醫者之治疾緩則治本急則治標如子所言當以醫者治標之法治之約而計之得三策焉南岸則十八里屯峯泰山腰築埝浚渠以備減洩一也北岸則新減壩西口之外分築挑壩蓋壩以備啟放二也順清河攔黃埝內添築草隄以備厚水過船三也以此三策爲補偏救弊之法黃水卽不能無患而漕運或不致阻滯尤以高埝改築滾壩俾湖水贏縮有常爲標本兼治之法亦愚者之一得也至海運之事業已經畫盡善全案刊有

章程設河運有阻正可藉以通漕今日治河之策亦能如  
海運之行所無事實殷仰名賢之經濟焉

丙戌南河議八

河帥張公之不主議減壩也以余丙寅年詩中挑河甫竣未及數月旋即倒灌知減壩之不足恃也倒灌之說約有數端有謂倒灌亦無害者有謂倒灌必有害者有謂倒灌其害尙輕者有謂倒灌其害甚烈者大約高下不過數寸爲期不過數日此桃汛中常有之事旋長旋消清水暢出則所積之淤旋即刷滌不致爲害若勢盛而期久則非特淤運也必先淤湖且必先淤清口雖黃水落而清水不得出也何以言之清水之出也入黃直而入運曲前人所以七分敵黃三分濟運也黃水之入也亦入湖直而入運曲入湖直則先淤湖清口者湖之咽喉也湖寬廣不易淤則



先淤清口焉乙酉之以黃濟運也堵束清壩俾黃水專入  
運河而禦壩甫開卽潰束清壩而淤湖口其明証也故黃  
水之倒灌也暫則無害而久則必有害桃汎猶可而伏秋  
大汎則斷不可此全在當局者臨事審處而熟籌之重運  
過竣收束禦壩以備堵閉策之上也否則於清口西壩用  
鎖船逼溜之法挑大溜使過北岸不使黃水入袖致有掣  
溜之患似亦救急之一策焉

## 高堰十二議

高堰爲淮揚保障是下游七邑之民所托命也非以全力籌之無以免切近之災而收久遠之效鉅細兼綜本末並治約有數端是在當局者兼綜而熟計之一大隄後土工宜幫寬也大隄之工高與寬相權今之隄高於昔日之隄者十三四而寬如故且削焉何以經久息浪菴十三堡之決口固由西風過大亦值隄身最單薄處也宜一律加寬十之三地之衝要者倍焉一二河近隄處宜填毋使水浸隄根也二河之始因取土築隄而成所謂隨塘河也今隄高則坡遠遂近河河水長必浸坡坡入水必塌故舊河必須議填一碎石坦坡宜相度形勢加拋也前河帥嚴公請

高埦臨湖一面普加碎石高與隄平估費六百萬分期六年以工過鉅奉駁然伏秋大汎湖水盛漲石工臘裂坍塌情形緊要用以救急亦不能廢故近年仍議行焉一二隄宜另建也舊有二河本以隨塘開河所起之土堆積而成地勢逼近隄身卑矮且近年取土爲大隄之用所餘無幾宜另建於二三百丈以外愈遠愈好高寬約高埦之六七不必用格隄取土之地卽另作二河詳見拙刻高堰另建二堆議一重修石工宜作坦坡勢也石工形勢壁立稍不堅實風水所激卽行掣卸此後遇有清底之工宜作坦坡勢水遇坦則勢弱掣撞之力衰則掣卸之患少漸漸爲之全作坦坡可冀一勞永逸一拆修石工處越埦宜留內填

土石也石工拆修到底必須先築越壩石工旣成之後越壩不宜拆去滿填土石於中以資重門之固一攔湖壩宜加石底也攔湖壩土壩也口門祇二十丈而深二丈以水方每尺計之卽四百丈矣堵閉築越壩至百二十丈蓋若斯之難也宜作八尺或一丈平由石底兩岸加石牆以束之旣備緩急且無使洩水過甚焉一十三堡息浪菴兩處宜改減水壩也十三堡息浪菴爲前年潰決之地屢砌屢蟄楮不固也旣須拆卸重築宜卽改建減水壩作一丈二尺平由以輔三河兩壩之不足口門三十丈若智信兩壩之半焉一束水堤以內宜添一二壩也束水隄內舊有五壩今祇二壩宜添築滾水壩一二處平由之高下口門之

廣狹宜與智信兩壩相權一武家墩宜添一壩減水入楊家莊河也每見黃水倒灌之年運河自清江浦淤至寶應以下舳艫陷淤泥閭閻乏汲飲下游之灌溉無論矣宜於武家墩建減水壩減入楊家莊河遇有捫口放水入運卽不能潤及清江以上而山陽以下得被沾溉並可濟行旅焉大意見拙刻另建五壩議一三河一壩之水均歸蔣家壩河洩水不暢宜將禮河下注之水歸入金釵河也三河之水均歸蔣家壩河則三河祇一河也禮字河下游高仰有名無實宜另疏河尾接金釵河頭入高寶湖與仁義兩河各自行焉一築壩宜變計也凡壩之築必先清底始能下椿地形土性稍有不宜卽難施工莫若祇用碎石就勢

鋪勻厚及一尺卽用濃厚灰漿滿灌於夏令烈日中爲之  
候曬晾堅實再加次層層石層灰雖碎石也如整石焉費  
省而工堅可期經久攔湖壩底宜卽以此法行之凡十二  
條似亦畧盡之矣南河樞機在洪湖洪湖保障在高堰高  
堰治而洪湖治洪湖治而南河治否則西風司令心膽皆  
寒一有疎虞猝難措手老幼男婦徧地流亡墳墓田廬悉  
成巨浸汪洋所被延及數州蠲賑之需動以萬計兼之橫  
流則阻滯漕運下注則淹灌鹽場利害所關昭然可覩徹  
桑急而綢繆始固徒薪悞而焦爛無功則又安可不加之  
意哉

昭關壩議

運河各壩在高郵境者其水歸海所謂海者乃高寶興泰境內低窪之地耳實在之海則尙須自卑而高越范公隄而東也車邏南關中新各壩水皆歸海而高下尙未甚懸殊且有壩底故漫溢猶少獨昭關壩河面高內灘二丈餘兩頭鈴束之地相距又甚寬壩舊有底久未修復兩岸又無越隄以爲之障故一經開放下游之被災必廣堵閉之帑亦倍糜焉然清水異常盛漲運河至不能容堅守不開則必潰荷花蕩崇家灣蔡家潭蠡家營諸處寬或至百餘丈深或至七八丈下游被災更甚堵閉亦倍難故又不得不議開今年之開其初寬不過十八丈展寬至二十五丈

餘塌寬亦不過三十餘丈然洪湖四百里湖面之水日有寸水下注三月之久下游東西二百里南北三百里汪洋一片不見寸土上游壩河雖已閉合來源已少而口門刷深六七丈椿埽不能到底令回空糧艘以蔴袋載土三萬餘方拋填始得施工蓋堵閉若斯之難也限於形勢旣不能移壩址而他適則未雨綢繆計惟補築壩底最爲要務然運河之水爲淮水下注所必經勢不能於河身圍築月壩卽不能清底施工且經費過鉅築之不堅盛漲啟放壩底被冲上次情形卽是前車之鑒計惟於隄身之外遠作土坡土坡之上厚鋪碎石以濃厚灰漿逐層澆灌於夏令晴霽日爲之俾其燥足層石層漿凝結一片碎石之面卽



爲壩底靠隄之處石厚須倍壩之兩頭添築整石裏頭再  
於裏頭之外兩邊添築越隄以資夾送誠如是也雖遇盛  
漲卽能刷去運隄之土斷不能將方廣數十丈融結之石  
全行刷去而又有裏頭越隄以爲之鈐束則水長行於隄  
面循序漸進下河堪以容受可冀漸次疏消於運河隄岸  
亦不致貽他處之患此外若泰州南門外之滕家壩下通  
泰興通州南門外之壩下達海門誠使開通則旣利  
農田亦便行旅兼洩淮水盛漲而均爲行埠所把持托於  
關稅透漏運鹽阻滯以爲之說狼鎮之弁楊關之吏陰爲  
之主誠使改建石閘以時啟閉亦運河蓄洩之一助焉

楚鹽整輪說

蓋聞酌中者損益之綱紀持平者衰旺之權衡而勢有常變時有異同斯當局者之難易分焉當其易也安坐無事而收因勢利導之功值其難也不能不平心熟籌以爲救弊補偏之計如今日之鹽法是已淮鹽之售於楚也此貿易之事也楚岸之有輪規此貿易之齊行也夫土木之工薪米之市皆有行焉而淮鹽之售於楚始則無輪規而整之近則去輪規而散之既散之後不可復整馴至兩督一院意見不融齟齬日甚商情觀望則有悞運之虞商納不前并有悞餉之慮一院兩督皆大君子而均未能消意見於無形者得毋情形之未盡達措施之未盡當與立說之

未盡可聽歟夫爲整輪之說者曰扳價也曰賣潮包也夫賣潮包所以免商虧扳價所以保商本皆所卹商裕課也而跡近於左袒淮商爲散輪之說者曰扳價近於抬價抬價則民食貴而滯銷且大商獲利小商守候而致虧折不若散之爲宜旣散之後其勢較難於是爲調停之說者不能整輪莫若扳價以保本抑思整輪者其名扳價者其實楚岸之商數十家水販行家以千百計豈有散輪而能扳價者蓋散輪則爭售爭售則搶跌勢之所在莫可如何揚州去漢口二千餘里商人居揚辦運楚岸銷售不能不託之岸商扳價一定則岸商於公費之外別無開銷需潤之處一經散輪卽報賬可以高下其手而開銷之法多需潤

之途廣岸商在楚則其計得行於楚且有詞可藉也曰民食賤也曰暢銷也曰減價蔽私也曰便小商也而在楚言楚者莫不信之不知民食之貴賤關於民情之甘苦者有限也楚岸之包或八觔四兩或七觔四兩立法之初以每人每日食鹽三錢起數每包足敷一人一年之食耳每人每年多用銀二三分較之米茶煙酒之費百之一二耳何遽病民若無課之私總非有課之官鹽所能蔽也至慮滯銷則整輪暢而散輪轉滯何則道地之貨市不二價轉販之徒明知無可希冀也一販之便每每倍販以省兩次之費若散輪跌價則今日所販安知來日之不更賤也所販多不過十分之五以一萬計整輪則售一萬者可銷至二

萬散輪則售一萬者不過銷至五千四分之一耳此亦理勢之易明者難者曰獨不見散輪之始暢銷數十萬小商歡忻之情耶曰此散輪之始數月內情形也今則輪散價減滯銷如故小商與大商同在散輪之中情形亦相等且累甚於大商矣曰然則輪規可復乎曰不能不復亦不能竟復也宜卽其事而變通之楚鹽整輪三十餘年商與民相安無事今整輪而復其舊商民亦不致有異言而不免旁人之口實也則莫若小商與大商並卹民與卹商兼行斯事得其平而人無異議舊章舊輪銷至九分始開新輪今或至七八分卽開新輪新舊並售則小商之守候免矣扳價之說所扳者官價也非於官價外有所增也今於

官價之中再明減一二分則民無食貴之虞官有敵私之  
益亦不致再爲他人藉口矣而欲收實效宜一事權得實  
心任事之人總司稽考以免暗中搶跌有名無實是在淮  
商之自爲計矣至兩湖督憲統轄全楚政務殷繁鹽務不  
過兼轄之一事耳况李公爲當代大賢辦事不存成見海  
內識與不識咸所共知或在楚之人不盡以實在情形上  
達耳此則宜籌所以委曲詳盡以達之之方當無不虛衷  
垂聽爲

國家籌裕餉之計而免誤課誤運之害者至節相孫公則  
跋歷

三朝爲韓魏公范文正公一流人省垣近在咫尺一歲之

中往來邗上一切利病尤可面陳况初次摺內原有卽因  
此法不可偏廢亦當視岸市疲暢因時制宜如散輪爭先  
搶賣跌價仍可暫封之語則當立法之始原慮及今日之  
情早籌變通之計亦何言不可達哉夫天下事未有徑情  
直遂而可以有濟者也而况利弊之數多而主客之勢異  
也則虛衷採納之曷可已也

兩淮鹽筴議

兩淮鹽筴爲財賦所從出 國家之左藏也 貿遷有無以  
國服爲息子母相權必有本而後有利本之不充利亦絀  
焉則裕本其最要矣本之旣裕則必保其本而後可以言  
利不遵官定價值爭先減讓以圖速售是曰搶跌搶跌過  
甚利無從生本亦損焉則扳價者保本之本也岸商代售  
淮商之鹽多銷一引多得一引之費而淮商之盈虧非所  
計也且樂於價值之低昂得高下其手以爲藏身之固不  
立法以齊之此不跌而彼跌能堅守者亦俱靡焉則整輪  
者扳價之本也輪整矣價扳矣無課之私鹽固非有課之  
官鹽所能敵也減價尙不足敵私而謂扳價轉能敵私乎



而况於加價乎整輪不幾有虛名而無實濟乎則緝私又爲整輪之本矣緝私之事在官則責之兵役在私則責之商巡商巡爲商所私募辦理不善卽致貽累故必依兵役以爲重彼兵役者分隸文武衙門公事甚煩非專爲緝私設也汎廣力單心多不齊卽使實心爲公其不足以發積窩之蠹而禦大夥之梟也明矣况平日得受陋規爲之耳目哉况不僅止兵役哉非商人同心合力以經營之無以收實效也兵役之不能楊腹從事也勢也使不受私販之陋規又無恩誼以結其心無賞賚以鼓其氣而必其出死力爲我用雖將之於兵官之於役有所不能而謂商能之乎則用人爲緝私之要而經費又爲用人之要矣此其設

施非空言所能集事也兩淮爲產鹽之地病在場竈漏私場竈之私半行銷於口岸半夾帶於商船論者動以爲場竈之罪而歸咎于場員稽察之不嚴不知非場竈之樂於漏私而不能不漏私也非場員之不稽察而無可如何也竈丁煎鹽售之場商得錢易米以給朝夕場商一日不收鹽則竈丁一日不得食今有數月不收鹽者矣窮乏之民而能枵腹久待乎稽察過嚴有揭竿聚衆以售私者矣此場商之過也然場商不任咎也場商所收之鹽蓋以售之淮南商也有名爲商而片引不行者矣場商之本無幾豈能曠日遲久以相待乎此淮南商之過也然淮南商亦不任咎也行銷一綱之鹽買鹽之資不過三百餘萬而納課加費水

脚約須二千萬今淮商資本不過三四百萬不及四分之一也借資營運名曰賀頭大約皆重利也消售卽需餘潤不過僅敷賀頭之息耳而謂能多運乎淮商不能多運而謂場商能多收鹽乎場商不能多收鹽而場竈出鹽之數自若也則不售之私販將誰售也則欲清私鹽於兩淮必先裕商本裕商本之道其說有二曰借帑曰招商借帑則經費有定額欸難籌招商則利源不開富民裹足空言之無益也久矣萬不得已莫如仿長蘆先鹽後課之法俾商人儘力以收鹽應納之課俟江廣銷鹽之後再行交納鹽收於商則鹽梟卽欲販私而無鹽可得則淮私將不禁自絕矣難者謂先鹽後課商人必有欠課之弊長蘆近事是

其前鑒不知彼乃積久生弊之章程此爲暫行濟急之籌策慮其欠課不過設法以防之耳或委幹員總商至江廣口岸經紀其銷售之數而權衡之如岸商之收費者然或令數商互保總商加保一商欠課各商不准再運總商以是爲黜陟焉試行二三年商力充裕卽行停止私鹽少而官鹽多則銷售必速銷數必暢各商每年省數百萬賀利則力充力充則課裕常課之外尙可帶完報效河費及各年積欠此事之可以理斷者若此則口岸之鹽法當可漸清而商船之夾帶一經斷絕則船戶無所濡潤必生意外之變或鈎通私販於屯船盜竊官鹽或於上游盜賣捏報淹消推其故皆由商人雖給水脚而消耗於商夥商所之

剋扣者半消耗於船埠引薦之需索者亦半故千金之費實至船戶者不過二三而船戶之甘受其剋剝者則以私鹽之獲利多也大約官鹽之水脚一船千引不過千餘金夾帶私鹽之利一船可至五六千金相習成風以營私舞弊爲分所應得也久矣千引之鹽連課加費值銀一萬三四千兩江船大者可三千引次亦可二千引儘船裝載則水脚可寬卽不帶私而船戶得稍霑餘潤再加慎選誠實船戶嚴禁剋扣需索是在商人之自爲計矣淮鹽至楚停船待售船戶便於借官以行私若無私鹽之利可圖恐有盜賣官鹽之弊故不若建倉以貯鹽交卸迅速在船戶宜若樂從而慮後此之弊端無所隱匿必多方以阻撓又不

若商人自造江船以本人之船運本人之鹽貯本人之倉則旣免挾制之弊又絕隱射之端較爲徑直然需費過鉅在商人目前恐無此力此則所當緩商而不可不存此說以待商力充裕者也難者曰鹽庫有待撥之欸今先鹽後課楚岸回課必須年餘則當停撥以待乎抑將別籌欸以墊也淮課一綱約六百萬恐他處籌墊不能有如許之多也曰滯銷之年回課常至年半若如前議辦理則私鹽必少銷售必易課之回也必速大約自儀徵開江距課回淮至遲不過七八月以淮課一綱六百萬計先令殷商墊解一百萬以待部撥緊項以八折作十成則殷商可坐得二分之息以二程分攤於五百萬之數回課交納每百萬加

利四萬則每萬不過加利四百兩耳通融銷納既不誤撥亦不累商一轉移而於公於私皆有裨益也至於江廣爲行銷引鹽之地卽回課之來源欲暢銷在扳價欲扳價在整輪欲整輪在緝私然而緝私之難也私鹽之途十有餘種有船私此船戶之藉官行私者也有漕私此江廣回空糧艘夾帶長蘆之鹽兼帶淮鹽也有考私此鄉試之年私販勾通下河士子或冒名影射夾帶以灌口岸者也此皆自淮汴江而上者也曰淮北私此由洪澤湖灌鳳潁亳者也曰潞私灌安襄荊鄖者也曰川私灌宜昌者也曰蘆私灌歸陳者也曰浙私灌饒州寧國者也灌寶慶者爲粵西私灌南贛者爲粵東私閩私此外商人重鹽多帶滷耗改

捆子包溢於原額現在預請割引照例納課商巡捕獲私鹽入店名曰功鹽作官售賣致占額銷宜飭按斤配引遵例輸課宜昌爲楚黃上游淮鹽短絀例食川鹽以上三種人所藉口以爲私而實非私也巴東口岸例以淮南領川引納川課行川鹽爲兩淮守門戶宜昌引地銷售宜并責之巴東岸商然溯江而上千有餘里途險費鉅每多虧折於楚岸爲疲乏之缺宜於公費議津貼焉粵閩潞浙各處之私多鄰境官商越境轉販亦以淮鹽不足致爲所灌潞私則官商私梟互有焉善緝私者不緝小販而緝大夥不緝之消售之地而緝之窩頓之區大夥窩頓人衆勢強非藉官府兵役之力不可治之不善往往釀事蓋兵役之力



常不敵梟且受陋規爲之耳目者多也此固在官府之整飭將弁之認真而尤在經費之充裕則不特可用兵役之力而並可用其心若堵之於未經入境之先清之於未經販私之地用間用謀在楚言楚使貪使詐以梟治梟不獲一私而官引自然暢銷則又在上之善用人而人之善用智者矣楚岸額銷七十萬引每引包費一兩二三錢不等每年約及九十萬以一二成作緝私之費已寬然而有餘則緝費或不煩另籌然而楚岸官商咸不樂緝私者豈不以集費以緝私爲名而實不爲緝私之用耶夫承平日久地大物博弊之所叢卽以爲養人之具引額之數定自國初計口授食迄今近二百年戶口滋生何止數十倍而

銷數轉不足額者豈世有澹食之人歟固以私鹽充斥亦以商之不善經理各營其私而當局者未免膜視若秦越人之肥瘠誠使去私鹽十分之一二則消數已從容而有餘固不慮其釀事也若稽查火伏旣屬具文烙驗官船亦屬末節凡此之論不足置議至於淮漕諸私亦未嘗無善緝之方不難次第籌之若夫湖督江撫同爲國家重臣無不以公事爲重而嵯務整飭非特關係國課實亦關係淮南身家不得以緝私之責全委之江廣地方文武虛已和衷以相籌議優遊而漸漬之悉化其畛畦之見而收其指臂之效其在嵯使都轉之妙用乎

漕務墊完民欠議

江南一省素稱財賦之區漕糧之數甲於他省地丁漕項不及漕糧三分之一尙分上下兩忙且須至次年五六月間奏銷漕項並至兩年奏銷尙有民欠未能全完之處亦可見催科之非易矣漕米之數每縣少者一二萬石多者十餘萬石升斗小民欠者不少生監大戶抗者尤多名爲買米墊運實則墊給帮費責成州縣務於二三月內掃數全清不遺顆粒事所難行則漕務之不能不有尾欠者勢也此尾欠中或有借貸墊用或有挪墊捐雜庫項全在漕船開行之後陸續收還歸墊大約能於上下兩忙全清者辦理已屬妥協而州縣或因事故或係署任漕後卽行卸

事者亦復不少自十八年前中丞章公於清查章程案內奏明此後毋許再有漕尾名目此祇圖博一己之名並不通盤籌畫於公事實多窒礙後任因有此奏減前任之價以作抵仍增花戶之價以自肥於事已不公允其固執已見者藉有此奏堅不收受始則懸宕不接繼則冰攔不征致將交案延宕而地方之刁生劣監因有此言相率觀望不肯早完冀圖減價書吏因緣爲奸甚或後任不收不征則彼亦竟不完夫後任不接花戶不完使前任多負借貸之私不過增一人之累若後任不接花戶不完因而庫欸無歸則害在前任之身家而終虧

國家之庫藏卽如近年豁免案內始則歸於彌補繼則歸

於豁免者七十餘萬是其明証至於拘泥之員辦理不善并恐悞漕設令早爲明定章程責有專歸何致流弊若此今當續辦清查之際若不解絃更張流弊仍無底止各處交代仍行議接者多一或不接卽成虧空屬員虧空先累及本管上司職愚昧之見以爲隱相蒙蔽貽虧空之累於後來不若明定章程杜刁健之萌於現在使地方花戶知未完漕米遲早總屬應完無論前任後任並無歧視現任者再爲催科得法征收既可早完兌運更爲得濟較之蹈虛名而貽實害者得失似屬不同或慮前任因有後任必接漕尾之明文任挪庫欸延不催辦歸墊亦不可不防其漸則又當明定限制大約漕船甫開漕尾尙餘十分之一

二則辦理者尙爲得中設有交卸歸於後任接收征完歸  
欸至米價高下年歲地方情形不同責成各該管知府督  
同監盤先爲酌定或仍照前定章程每石三兩其有增減  
酌量地方當年情形後任接收之後卽不得再行推諉務  
於上下兩忙之內先儘征完歸欸其有掛籌之戶仍歸經  
征本員自行清理不得累及後任似此量爲變通於此次  
清查案內明定章程於公似屬有濟至漕尾本係相沿俗  
名實在係屬墊完民欠於前奏不得再有漕尾名目似亦  
不相妨礙章程既定次第清釐州縣旣無虧帑之慮而花  
戶亦不致逐年積壓併納艱難倍受追呼之擾或更釀成  
巨案害及身家則爲官卽所以爲民農服先疇無不食太

答魏愛軒中丞詢問地方事宜

一城鄉市鎮宜勸設義塾恭誦

聖諭廣訓以端蒙養正人心也民間幼童目不知書孝弟忠信全憑天分質地愚下者多習與性成强者凶悍弱者昏昧風俗不醇實源於此若必教以經書貧民旣無此力量且文義亦驟難領略伏思

聖諭廣訓十六條卽日用之常經括聖賢之精蘊且詞意明白婦孺皆能通曉

職曾有校勘

武英殿舊本遇審理案件關涉倫常者講解勸諭頗能聽受可否飭下各州縣於城鄉市鎮勸令各設義塾延請本地老誠稍通文理者俾失學幼童各加誦習統計不過萬

言聰明者數月可畢愚者終年亦可成誦於教民成俗之務實首重焉

一節婦請旌宜禁書吏苛索以維風化也

國家旌表節婦所以發潛闡幽實爲風俗人心之本惟自儒學府縣以至各上憲衙門逐層申轉胥吏不能無費每名所費約須八九十金窮簷嫠婦何能任此故同一青年矢志白首完貞而有力者綽楔高縣無力者阨窮終老揆之

國家立法之意似屬未符可否明定期限認真查辦卽紙筆之費不能盡刪亦能稍予限制俾窮嫠苦節得伸於激濁揚清之世或亦風俗人心之一助焉



一保甲宜加變通以收實效也自嘉慶十九年飭查保甲垂爲功令較前已少爲認真惟尙有應分緩急者二端一則省垣及衝要之地宜嚴查客民流寓也蓋土著之民無不顧惜身家且衡廬相望難於容隱匪人至客民則本人來歷且不明白其中容畱更難稽考此種人戶蘇揚兩處爲多似宜另立一冊以備稽查一則沿江沿海沙洲及隔海沙地外來無籍客民藉開墾爲名始則三五成羣搭蓬棲止繼則呼朋引類日聚月多其中良民固有而私販私鑄各種匪徒亦遂潛匿其中似宜加意清理則奸宄絕而民俗安矣

一嚴禁教唆以清訟源也小民顧惜身家必不輕易滋訟

皆因訟棍唆使以致案中生案延擱不結職歷署各處所  
有新舊案件統限十日內訊結其 各上憲所發及本縣  
自理各案分別榜示卽案件之多寡難易均勻搭配分別  
榜示每日限審 憲案幾件自理幾件卽劇邑衝要亦不  
敢因酬應之虛文妨聽斷之實事並先出示訪拏訟棍隨  
案究唆情節較輕者卽歸本案發落並查明控涉口角鬪  
毆細故罪止杖枷事在

赦前者並照三月不到註銷另呈作爲新案之例分別詳  
銷註銷以清塵牘庶案件漸可清釐至蘇城船塢巷朱家  
園一帶開歇客寓皆係外縣游民窩藏訟棍鈎通書吏把  
持於京控及錢漕沙地案件把持尤甚職在省垣十有餘

年承省此等案件較多故稍知顛末焉

一田土之事版圖順莊宜並行也坵領戶者謂之版圖便於稽查戶領坵者謂之順莊便於催科有版圖而無順莊則花分詭戶之弊易生有順莊而無版圖則樓賣重典之弊易起他處不可悉知常熟一縣有順莊而無版圖故田土之案多而難結職前署任內深知此弊歷任曾經詳請准而未行以事關通縣恐辦理不善易滋上控也似宜飭縣妥議章程辦理

一沿海州縣通潮河渠宜疏浚也松太所屬全恃潮水灌田潮挾沙行易致淤墊民間按畝出夫業食佃力自行開浚尤在地方官之董勸職於十九年署奉賢任內開浚通

縣河渠一萬五千丈具報藩府不請委員四旬而畢是年夏旱赤地千里而奉賢獨無尺寸之災蓋農田水利不恃天時而恃地利不恃地利而恃人工也

一嚴禁奸媒及教習女孩以清風俗也蘇城風氣俗弊風媮生女作妾已成習慣驟行禁革事屬難行惟賣良爲賤實爲風俗之害推原其故奸媒實爲罪魁至無籍之徒藉絃管爲養身之具奔走娼門遇有小家女子稍有姿色者教令歌唱侑酒此卽爲娼之漸童穉何知悞淪下賤實爲可憫且女子卽甚無良亦知爲娼可耻皆因迫於龜鵠莫能自主欲清風俗儼宜於奸媒龜鵠加意懲治焉

一重利盤剝宜禁也山西汾州人放印子錢者所在皆有

蘇郡尤多小民貪其便易積日併計倍克實多積久欠既多遂有准拆產業之事娼門多借此種錢債遂至敝俗難除應請嚴禁至小押一項利重期迫且銷賊贓經前臬司福示禁在案惟貧民敝衣破履典當不收之物向於小押質當以濟朝夕者實所不免是以雖奉飭禁而私行開設仍復不少利重期迫更倍於前差保狗庇尤難查察可否照浙省准開小當之例期年爲滿利不得過二分庶於貧民有益於銷贓亦易稽考

一州縣接壤之地及距城遼濶處所宜增設移駐佐雜以資控馭也縣境遠者每至百數十里兩三縣接壤之地最易藏奸納匪及土豪把持之弊以去縣較遠控制不便也

宜酌量形勢添設巡檢或移駐縣丞

職

歷過處所如崇明

之半海沙常熟與江陰接壤之壽星沙及江都隔海各沙皆宜增設兩三縣搭界者卽宜兼轄兩三縣搭界之地以杜奸民越境避拘之弊則聲勢聯治人心安靜矣至鄰省接壤之地則宜移駐丞倅以資控馭

一儀徵地界之老虎涇宜移駐營汛及分防衙門也江省鹽梟聚於儀徵有辰匪永匪巴杆老東流兒諸名大約皆外省之人專事販私爲業相沿已久人數衆多實爲淮鹽之害且恃其人衆滋事不法亦爲地方之害

職

江行來往

察看情形在內地視之實爲藏奸納匪之區在江上視之不過沿江洲地祇因離縣較遠鞭長莫及並非不可整頓

之地擬請移駐參將一員兼轄水陸並於腹裏移駐同通則前項人等不安本分者自無立足之區私梟漸可肅清鹽務口有起色或以若輩於該處不能安身又恐潛匿鄰境則在各縣認真查緝毋使存頓較之積久窩匪辦理當較易也

一屯積之弊宜禁也蘇城米價低昂全不因米石之多寡但遇積雨久晴囤戶卽相率閉糶楓橋齊門二處米棧鱗次櫛比囤積居奇在所不免至米石出洋之說乃係商船食米以訛傳訛不特現在海洋安靜無匪可濟卽從前浙洋未靖獲匪訊供亦皆出自温州等處海口偷漏蓋洋程旣近海口又多較之江省海口遼遠者難易迥殊也

一地保辦理圖務宜舉誠實之人充當無如積習相沿日久盤距多設羽黨名爲副役有事正身從不到官松太各處並有生監把持圖務者特有護符遂至串同書吏抗衡官府宜飭查明禁革

一開浚河渠以資灌溉以便行旅也查卑縣瓜洲東門外舊有通江內河一道約長五六里從前渡江船隻對渡江面僅寬三里均由此河行走平順且避漕船擁擠之虞後因久不挑浚漸次淤高舟楫難行來去之船水小時改由瓜洲大口水大時或走小口其大口踞鎮江馬頭幾及二十里小口亦有十里之遙兼有金山旋溜及迴瀾壩等處溜吸危險每至中流猝遇暴風趨避不及覆溺淹斃人命



不一而足該河尤爲漣漣總滙臨河田疇亦遭乾涸民力困苦難以籌辦據該紳耆等公呈求勘疏通旣免中流覆舟之險又無漕船擁擠之虞民田亦藉資灌蓄一舉數便誠爲有益

一稽察近習宜周也大約爲上官者皆

國家簡畀之臣必無苛求屬員之事而聲名所係多由於任用家人爲屬員者非特不敢輕慢上官實亦不敢輕慢上官之家人而家人之朦蔽者多由於需索不遂而起上官初至承值衙署器用鋪墊陳設無一不出於州縣又必予司閹以重費司閹又委之所用之僕人曰三小子州縣又必予三小子以多費而後得免於挑斥夏則清簞疎簾

冬則圍爐層幙取之無禁用之不竭而慾壑難盈尤在管  
廚之家人磁錫器竭中人之家所不足也大約管廚者多  
舊人奔走上房得行其言於上司之眷屬而無可考也州  
縣辦差之家人又從而侵冒焉非百姓之脂膏卽

國家之帑藏也至於上官山巡舟車夫馬煤炭酒米無一  
非州縣承值上司過境則州縣有前站之費有司閭之費  
有跟班之費有管廚之費有儀從之費有效用之費有轎  
役之費有管船之費陸行則馬夫有折草料之費舟行則  
船戶有折捧夫之費不遂所欲百弊叢生上官稍不覺察  
鮮不以爲屬員之慢也嗟乎屬員之身家性命係於一官  
而官之黜陟其權自上司操之片紙一下予奪維命故天

下寧有違忤其祖父之子孫必無怠慢其上司之屬吏曰  
悞差曰看不起大人是所謂怠慢也所謂怠慢者不過出  
於若輩之口而若輩亦別無成見不過以費之有無多寡  
爲權衡耳此偏聽之不可不慎而近習之不可不察也

道光元年中丞呂黎魏公初至蘇撫任通飭屬吏條陳  
地方事宜余議上二十餘條頗多越俎之言辱荷手書  
嘉獎並錄一冊呈制府孫寄圃相國卽爲分別施行嗟  
乎休休有容不遺謫陋如兩公者不媿古大臣矣乃甲  
申冬因高埏潰決以黃濟運糧艘阻滯先後改官魏公  
並以勞勩受暍薨於清江孫公旋亦罷職家居檢閱舊  
作彌深知已之感因刪存十餘條以存其槩瓜洲新河

已蒙孫公奏請給帑開浚稽察近習一條尤爲魏公所  
賞亦附存焉

頤道堂文鈔卷十三

錢塘 陳文述 退菴

西泠仙詠序

以仙爲有耶何以廣成偃佺之倫不再見於世也以仙爲  
無有耶何以黃庭真誥至今珍祕而赤松黃石間亦露端  
倪於世也畫龍行雨石燕拂雲人或以爲靈也神女獻泉  
思婦化石人或以爲誠也寺鐘鬬虬岸樹化特人或以爲  
精也木理成文石言紀異人或以爲憑也湖鴉噪祠海鳥  
棲舶人或以爲神也蠶蛹飛蛾麥蠹化蜨人或以爲蛻也  
潛蛟魅人老狐幻叟人或以爲妖也迹其由定生慧自蠢  
而靈則與凡人之爲仙又何異乎屠可成佛隸可成神況

於正直之人傭可入道吏可上昇況於清虛之士特多爲富貴所酣豢愛欲所纏擾耳廣成子曰無勞汝形無搖汝精老子曰知足不辱知止不殆道之精仙之源也凡求仙者必在山林之中仙人託跡又多在名勝之地武林巖壑深窮泉石清遠真靈之窟宅也仙者樂於遊焉余生長武林生平所至名山甚多莫如武林之佳所遇名山仙跡亦不一亦莫多於武林蓋自華信築塘以蓄西湖之水靈氣聚焉自漢迄今得五十人軼青城而邁岳陽矣武林之仙最著者莫如葛稚川抱朴子云求仙者要當以忠孝和順仁信爲本若德不修而但務方術終不得長生也可知長生之要不在蒸丹煮石之方服霧餐霞之迹矣思於翠淥

園營懷仙閣以待諸賢簫鸞笙鶴必有翩然而來下者既  
爲之詩並論其事以見超然塵壒者首以修德爲要丹臺  
石室名籍可通願與同志者共勉之爾

陸少游傳

吳有篤行君子曰陸君少游余服官江左二十年中間試吏及僑寓吳門者十五年間君名而未之見也道光甲申太倉顧君子雨館余家有以文章學問相切磋者則君子茂才方山也恂恂儒雅所爲舉業有先民矩矱其他議論皆有本原於是知君之品端而學醇而方山之學爲有家法也先是癸未秋江水泛漲且久雨淫潦爲患吳中尤甚余六七月間在江都任瀕江首被災捐賑甫竟草定辨災章程而先府君棄養未能見諸行事及來吳門見郡縣被災者辦賑章程不一律大約任胥吏者十六七任紳士者十二三任胥吏者利在官任紳士者利在民郡縣未嘗無



願任紳士之人而紳士之克副委任者難其人也先是江浙兩省號稱富饒間有災沴重則議蠲輕則議緩無議賑者自嘉慶中余師阮雲臺先生撫浙遇有水旱始據實入告並手定辦災章程凡散錢散米散粥之事一以紳士任之集中詩所云天下有好官絕無好胥吏政出胥吏手必作害民事士與民同心多有愛民意分以賑民事庶不謀其利蓋深知斯民疾苦故言之親切而才足以副其學措施不擾而民享其利也江省辦災無成案移浙案仿而行之余竊疑吳門地大物博豈無留意斯事者一日方山出一編相示則君所謨救荒私議也其大意本林希元得人審戶兩言而以分圖爲審戶之本圖分戶審以本圖之

紳士任本圖之賑務而圖之殷瘠又酌劑而權衡之此誠  
治水者必清其源植本者務培其根之本計也是年君適  
佐華亭令某君幕華亭濱海被潦極重而民忘其災得君  
勸勤之力爲多捐賑之餘君請仿古人常平倉之意爲常  
平之田積歲入以備水旱所議皆中肯綮余再三讀之歎  
以爲儒者用心不外民物以君留意經世之務而當世曾  
無知其賢而推重之者或更以書生之見紙上空談少之  
豈知古今大經大法何事不出於書生而紙上空談行之  
皆致君澤民之良法耶今年二月六日君以疾捐館舍方  
山介子雨以狀來乞余作傳按狀君諱文字含章別字少  
游系出唐高士甫里先生世居湖州之歸安七世祖彥超

始遷居吳康熙乙丑會試殿試皆第一官翰林侍讀諱  
肯堂者君六世祖也丙戌進士官四川川東道諱賜書者  
君高祖也嗣後累葉簪纓弗絕君本生父諱景曾以祖父  
母命爲伯父義楊公諱企曾後君性孝友數齡卽知晨昏  
定省及就傳言笑不苟旣長爲文有根柢補博士弟子讀  
聖賢書尤以身體力行爲事舉業之外喜讀真西山邱瓊  
山陸桴亭顧亭林諸家之書陸朗夫中丞切問齋文鈔尤  
所究心故於農田水利持論皆有本末嗟乎以此才而見  
用於世其有益於百姓也審矣而惜乎僅以一衿終也  
外史氏曰余師阮雲臺先生嘗語述曰儒者欲知天下古  
今之務宜讀二通謂資治通鑑文獻通考也述嘗舉以語

人以二書爲經濟發源若導河積石也今觀陸君豈非肫  
然儒者乎善歌者繼聲善學者繼志是在方山之克繼家  
學矣

陳節母像贊

并序

道光丙戌夏余以謁選北行道出袁江河帥張公以余將解宣防留余佐治章奏下榻節署幕中賓客皆當代英彥族人襄河主簿勛文寶司揚海所屬鈎稽出納之事蒞詩人梅岑司馬之從弟而節母程孺人之令子也每言及孺人苦節慈訓輒惻然動容黯然見孺慕之意一日奉孺人小像並所爲事略請余爲文以記之按狀孺人爲茂才蒨江先生女女兄五人孺人幼淑順爲父母所鍾愛其來歸風宜君也風宜君以序爲世父伴崔公後嗣姑嫡姑並在堂妯娌衆風宜君方以應試攻舉子業家事一委之孺人孺人委曲承順周旋於兩姑羣姒之間以敬以和稱賢淑

者聞以內無閒言迨風宜君試吏入蜀卒於兄祖堂湖南  
宜昌通判署勲文甫三齡孺人上侍邁姑下撫孤子不敢  
以身殉謝責也黽勉有無賴十指以助薪水仰事俯育得  
以無致缺乏勲文旣就外傳孺人督課尤嚴冬夜恒至夜  
漏三四下燈有殘膏爐無宿火霜淒月冷惻惻相對嗟乎  
宵機課讀夜紡授經寒素之士往往愴懷而況於孀嫠之  
母孤露之子哉至於節縮衣食返風宜君之柩營葬袁江  
女適名族遣嫁以禮教勲文俾之成立投効南河服官祿  
養孺人之心盡孺人之身亦與心俱瘁矣余於勲文有宗  
盟之誼相處久知其賢歐陽子曰見其子之賢而自立則  
知其母之義方益穆然於孺人苦節之貞而有感於勲文

之孝思不匱也敬爲讚曰

猗歟節母含德葆貞潁川之賢伊川之英爲女則淑爲婦  
則孝閨範是式禮宗克紹悽悽寡鵠亭亭伏鸞魚卻陶鮓  
熊增柳九珩璜母儀圭璋母德永示後人孝思維則

孫古雲傳

君諱均字詒孫一字古雲浙江仁和大學士贈公爵四  
川總督文靖公冢孫贈建威將軍小山公子也幼穎悟讀  
書務觀大略通國語善騎贈公早逝乾隆中以文靖公  
蔭襲輕車都尉教匪不靖蔓延秦蜀文靖公督師鳳隴薨  
於秀山軍營君弱冠以冢孫襲封三等伯隸漢軍正白旗  
官散秩大臣每南苑從獵香山扈蹕翠翎黃袍嘗在屬車  
豹尾間休沐之暇輒閉戶讀書賜書間與諸文士讌集左  
圖右史琴尊清暇望之者以爲神仙中人嘉慶初元  
睿皇帝以君漢人不諳旗務命本旗當差值宿雍和宮  
君先以墜馬傷足不良於行以恩重不敢乞假旣改本



旗乃得從容養病焉文靖公清操素勵故鄉京師皆無恒  
產君厚於故舊不能節縮久宦減資恒懼不繼外舅給諫  
查君映山世業長蘆鹺務饒於財病卒無子以猶子有圻  
爲子君配查夫人給諫愛女也外姑祝恭人以給諫遺言  
分質庫四得二十五萬金查夫人賢明知大體盡以所分  
屬君君因是得盡與賢豪長者交故鄉親族至京師者皆  
厚加贈遺君母蘇太夫人常熟蘇圉公太史女也嚴正有  
識量君以久病不痊請於太夫人願以己所封爵歸從弟  
承襲得以乞身養親而慮干吏議也太夫人以君幼年膺  
厚秩無補聖朝文靖公祠墓在杭缺祭掃不宜戀榮寵  
而忘根本也語君曰受爵不讓古人所譏季札子臧豈異

人任汝行汝志不汝責也君乃乞本旗都統上之得旨  
以從弟未入旗籍不准承襲准繳回本籍君乃奉太夫  
人南歸初居常熟繼卜居吳門奉母養疴優游林下者二  
十年君幼從文靖公宦轍兩粵全蜀車馬往來頗諧形勢  
又承祖庭之訓兵鈴壬遁皆所究心性愛賓客在京師若  
姚春木查南廬家荔峯查梅史嚴麗生高爽泉朱素人及  
余皆嘗假館桂香東秀楚翹果益亭玉賜山法梧門吳穀  
人楊蓉裳孫淵如秦小峴伊墨卿張船山吳山尊舒鏤雲  
王仲瞿孫子滿許青士吳兼山朱野雲文謙往來每多酬  
唱所居雲繪園在太平湖上多嘉樹奇石春明詩社比之  
西園雅集南湖樂事焉及來吳間所居爲畢秋帆尙書舊

宅也高臺曲池君復加以營建屬蘭陵戈山人疊石仿獅子林百一山房規模不減京師郭頻伽彭甘亭東南名宿也君皆延之別館京師故人宦江南者過君僅一投刺報謁其不至者君亦絕不一往亦從不通要津貴人書文靖公祠舊在西湖葛嶺下久圯君復營於瑞石山麓春秋祭掃輒奉太夫人攜眷屬往乃出新意製畫舫極精好若浮家泛宅焉君雖履豐厚所樂惟金石圖籍中年以後自奉尤儉約吳門聲色靡麗蕩心娛目君居吳二十年不作狎邪游自京南還所存猶十餘萬金優游奉養足供甘旨不意司事者耗費十七八歲人不給君懼貽太夫人憂而又不能不惴惴於謀生之計也查夫人先卒君悼亡傷逝恒

忽忽不樂繼以太夫人寢疾君親視湯藥衣不解帶者動輒數月遂得憂鬱勞悴之疾道光乙酉太夫人卒君扶病居憂病屢作屢止丙戌春歸杭州塋墓先是贈公附文靖公天馬山賜塋君將爲太夫人營合葬形家言舊塚地高煞重不可動宜別營塚君不敢因堪輿之說廢禮也葬有日矣途次感寒疾病遂劇余適將以謁選北上過君話別而君病已不可治遂以道光丙戌二月二十五日卒嗣子長熙以通判謁選吏部視含殮者從弟培元張氏甥而已余之始識君也在嘉慶壬戌夏家曼生座聞余方寓君戚查懽餘比部王芝堂及君移居太平湖上乃言之比部爲余設館授餐備極縑衣之好文靖公詩藁久散佚君挽

其戚邵君聽松走山左就公友沈君德秀處求以歸屬余  
與梅史校錄刊行之余碧城仙館詩鈔君爲刻之京師及  
余出都君猶刻其未竟數卷附糧艘寄余太夫人誕日不  
允稱觴朱素人爲繪古賢母圖余詩之梅史贊之長洲閨  
秀李晨蘭女士虎觀司馬女也所作生香館詞在漱玉斷  
腸之間君就余錄彙刻之君詩學錢劉近小長蘆釣師書  
學米董近梁山舟學士初不解篆刻家曼生在京君日馳  
二十里矚其作印不十日盡得其秘工篆隸善寫生師新  
羅山人其他範金刻竹藝事甚多慮與寒士爭名因自晦  
也初君從父與贈公小嫌是介家庭間多未洽從父南歸  
旣卒君請於太夫人爲女弟擇配遣嫁奩具甚厚並迎養

其側室終身文靖公久任封圻分賠項多君知諸弟之無力也屢代措繳者鉅萬諸弟往來吳越莫不敦怡怡之美觀者爲之詠常棣焉君以世德華閥而躬行孝弟朋友之閒交誼尤篤可謂賢矣顧求友摯而測交甚嚴聲望高華企望者衆君非心折往往謝客故世多不滿君或以四姓小侯五陵俠少視君非知君者也余與君交垂三十年昔在京師君欵余情誼最摯余性慇直意不可輒而數君君或改或不改恒聽受無忤色余有過君亦與語以相規也今余重入春明君雖存猶將過故居而懷舊而況乎君之告逝適當余戒行之期則余之於君將觸目而增悲而豈有終極耶君二姬曰莊曰閔常熟人美而賢能底家政子

婦徐湖州人爲河帥徐公端女賢而能下將俟長熙之南  
旋扶柩歸葬卜居杭也知余與君最久言之培元屬余爲  
傳因爲此篇以寄之嗟乎死而無知則已其有知也則九  
京可作諒余言之非誣也

外史氏曰高門貴冑不乏英彥而名譽或不逮寒畯豈不  
以富貴酣豢與學問相遠哉若玉晉卿張功甫至今稱之  
非值文采亦有朋友之助焉內行醇篤則君又過之矣

萬廉山司馬傳

君名承紀字廉山姓萬氏江西南昌人父延蘭以進士官直隸通州知州君幼有大志才略英偉究心兵刑河漕之事嘉慶初以副貢生佐湖南巡撫姜公晟幕會苗疆不靖夙將如明亮額勒登保德楞泰先後統師至姜公與諸大帥連營一以兵事屬君君磨盾草檄洞合機宜一夕苗匪數千來撲營君以中丞令令戰士持滿伏短垣俟賊槍及我乃發馳告諸帥遣兵至請令君以中丞令令援師繞營後殺賊而整師開營門出其前來擊之殺賊幾盡中丞知君能堅臥以鎮定之斯聲達戶外自是苗不敢逞某廉訪駐衡州聞衡永數府民爲匪誘惑將起事名簿鈎連以萬



計民恐懼變且作亟請中丞發兵中丞令君處分因單騎  
馳一晝夜達衡言於廉訪曰愚民非樂從亂皆勢窮脅從  
耳宜誅其渠魁餘悉遣之使自新廉訪從君言戮首逆焚  
辦於庭示以恩信皆羅拜去境以安當是時楚南處處皆  
伏莽盱眙環伺微君言殆矣先是苗匪蠢動川楚間遊竄  
野掠散輒復合四郊多壘君援據古今按切時勢著堅壁  
清野議卒以平苗畢公沅聞君知兵乞以自佐會奉  
嚴旨盡驅漢民之在苗疆者數甚衆懼速變從君言詳陳  
利害據實入告荷

嘉允焉苗疆平以軍功議敘州同援例加捐知縣歲己未  
揀發江蘇歷任江浦丹徒寶應元和所至緝盜賊興水利

治行卓卓有聲以承審壽州案失出案疑獄也與同官逮  
至皖星使某侍郎重君欲免君導君以未與審自解君曰  
臨難而避非義也誣人以免非仁也非仁與義何以爲人  
寧不爲官耳卒自引同罪旣落職僑寓吳門益與諸文士  
講論訓詁推步旁及篆隸丹青音律詞賦靡不通究隱然  
爲後學模楷己巳因子啟昀成進士官中書乃復遊京師  
與法梧門諸君續春明詩酒之會百文敏公督兩江知君  
才招入幕時河患亟海口積淤河下壅上潰陳家浦馬港  
口倪家灘先後漫溢至是復溢王營減壩有主仍開馬港  
使黃河由海州灌河入海者君謂馬港未塞黃河無患而  
運河潰壞三十餘處特移河患於運耳不可行宜接築長

隄東水攻沙以復潘尙書斬文襄之舊且於湖口復文襄磨盤掃以蓄清刷黃文敏屬君具稿入

奏悉如議行減壩工竣文敏特疏保之謂君諳習河務詳慎明敏勵行居心不徇流俗實爲不可多得之才特

旨准其捐復葢文敏在江左頗網羅人才於君尤有國士之目補山陽又以承審劉第五案失實被議落職案亦疑獄也文敏復招君入幕會有散布逆帖之案增損星垣變亂庚申詞語悖逆書法印文皆詭異

嚴旨切責名捕君謂虛聲恫喝必非伏莽且散播皆在近地其藏匿必不遠察其詞意當是舊匪徒黨漏網者之所爲乃訪獲金宗有之徒方榮升於和州悉獲之不十日而

獄定奉

旨以知州升用改河工同知黎襄勤之以郡守擢河道旋擢河督也文敏爲舉主君亦頻左右之君旣改官河工爲所屬自立厓岸置閒散者數年從不自言人問之君曰黎公以才略膺

特達之知百公且不敢以推轂自居况隸在宇下乎妄有所請是挾故也請而不應是忘舊也人已交失吾無取焉以余族兄曼生乞病乃始補海防丞以讞獄平反節相孫公奏請加知府銜攝淮安府淮海道篆甲申冬高堰潰洪湖決調外河丞當事主引黃濟運之議過船二千八百艘黃流淤運河舟膠不行者三之二乃改駁運君皆始終任

之今督琦公涖兩江招君問前督魏公僨事狀君力自其  
誣琦公心重君以才銳氣鶩故過之奏請褫職然河工有  
大事輒詢君倚重君者二年君知無不言不以得失幾微  
介於胷次如河口設閘戽水通船實足以救漕船之窮及  
鎖船過溜之法知君才實可用心亦無他將保君而君已  
病且逝矣乙酉春余以運道梗塞至淮請節相孫公制府  
魏公問起居言引黃借運不可恃請行海運並與君言君  
韙之丙戌春余將北行道出河上張芥航潘芸閣兩河帥  
留余佐箋奏君亦以余留意宣防者二十年多事需人之  
際不當引避諄諄與師君禹門勸留以所著治河私議示  
余大意言黃河中淤淤塞故黃水不大而河面增高此如

人病在胷膈也擬上開毛城鋪下開減壩而以鉗口壩束之可以減黃水之盛漲而不致潰決語甚切至余曰此治河良方也余亦以丙戌南河議十篇示之君爲擊節晨夕縱談往往流涕君才氣橫逸於當世人物罕所心折余交君二十年蹤跡疎濶僅以文字相知及來浦上乃益相愛重自以勞勩數十年不得休息思河事得稍順軌子得外任可以家食將圖息肩思卜居西湖又思卜居吳門恒語余曰東南可居之地猶是蘇杭生平交遊落落如晨星吾欲從君卜居若張南周北矣雲間馮氏白鷗池園亭極水華林木之勝君思購作別業屬改七香寫爲圖乞余爲文以紀之又擬買屋石湖楞伽山下皆未果君才藝過人篆

法似李陽冰畫入北宋人之室渲染青綠深得古法海內  
無二癖好金石及靈壁英德諸石喜爲縱橫之文餘事爲  
詩皆不存稿善縱談驚聳四筵聽者忘勸余嘗過君見料  
量茨樾少暇坐蘿月軒爲亡姬周若珊寫梅花畫扇謂余  
曰姬甚賢淑嗜翰墨惜早逝余爲畫扇十一幀今爲作此  
爲裝冊也諸女各有山水巨冊以充奩具將爲余作碧城  
仙館圖惜未竟也以畫法授太倉王子若以篆法授吳門  
孫子和善音律精審不失分釐久居吳於曲家皆能品其  
優劣有周公瑾當筵顧誤之意與家曼生在河上稱雙絕  
余謂君亦自有三絕清談畫法及篆書君亦以余所著秣  
陵集爲海內一絕也君待人以誠習不設城府往往以言

語之失爲人所咎君或不自知人或比君爲象言其龐然  
行不避人觸跌人不及知或爲人竊其皮亦不知也君之  
病也余方在浦以病亟不得屢見君之卒也距余還吳門  
匝月矣爲撰挽聯云斯冰篆法荆關畫派李杜詩壇四十  
年豪氣壓并州領袖騷壇三絕爭推老名士鄒枚檄草龔  
黃治譜賈韋河議二千石虛銜滯袁浦浮沉宦海九能同  
惜此耆英觀於此者足以知其概矣

論曰余涉世四十年所識海內文章英俊之士衆矣若才  
略英特忠義慷慨以當世之事自任者恒不多覩卽間有  
之亦必使之抑塞折挫不得遂其志以死如司馬者其一  
也豈盛名爲造物所忌歟抑遭際以成功必有藉於福命



也知白守黑知雄守雌益知老莊之言爲有味矣

裴之事略

余二男三女皆龔宜人出長女華姬字萼仙次卽裴之次女麗姬字荇仙又次女蕙早殤又次男荀之小字官寧六歲殤裴之之生也在乾隆甲寅九月是年余仲弟壽蘇入泮故小字曰芹生之夕余方臥病聞空中鶴唳聲又聞帳後若有人以指甲劃複壁作聲者心異之是歲先奉政公館富春裴之方墮地適家人賁安信以百金至余病亦瘳咸謂是兒有福宜人兒女多咸自乳故裴之恒就余宿三四歲卽解四聲余以古人詩文句枕上授之一二過卽了了上口所尤喜誦者池花對影落沙鳥帶聲飛周王璧臺之上漢帝金屋之中二聯六歲余在京師作家信寄余

能達其意七歲爲詩十歲爲古文喜觀通鑑晉書南北史  
奉政公嘗令言志願作忠臣孝子歲丙寅余自京師歸  
裴之年十三矣以所作春藻堂詩呈乞點定余將試吏皖  
中同年許青士餞余西湖攜之遊花神廟遇華君秋槎於  
竹素園一見賞之曰此金童也宜配玉女汪君季懷有才  
女曰端年相若貌相似才亦相當寄居吳門非是不足以  
配請任蹇修之役余諾之次年改官江南迎眷至吳門會  
汪君已歸錢塘余卽僦居汪屋致書華君華君言之汪君  
汪君買舟來吳下相攸是年裴之十四歲矣汪君見之喜  
摩其頂曰嶄然露頭角矣快婿也婚議遂定次年余攝篆  
寶山裴之從太倉蕭樊邨讀書西園賦夏內史詩盧忠肅

詩夜聞鬼嘯旣旋吳門蕭君館余蘭臺聚齋裴之與吳門  
七子朱酉生王井叔潘功甫沈閏生吳淸如彭永莪韋君  
繡訂交余謬以馬齒爲後進見推復有後七子廣七子續  
七子之目後七子者孫子和蔣澹懷曹艮甫陸東蘿曹稼  
山戈順卿褚仙根也續七子者王二波葉荅生沈式如沈  
蘭如陳小松徐玉臺劉小春也廣七子者喬鷺洲顧春洲  
顧子雨程蘅鄉畢石卿黃友蓮蕭晉卿也裴之皆與通綯  
紆之好裴之名不在七子中與毛申甫畢子筠爲三君十  
七歲錢塘縣試第一入邑庠爲博士弟子今嵯使張公雲  
巢官仁和令與余京師舊交知爲余子謂許青士曰雲伯  
余好友其子試仁和如此文我豈不予以第一何以必試

錢塘避嫌耶抑不肯出我門下耶余聞而感之介友人致意曰省垣兩邑籍貫互通然寒家世世試錢塘非敢自外他日相遇當令其執贄門下故裴之於張公稱弟子是歲子婦汪端來歸閨房之中各以詩稿就正擘箋分韻恒至夜分姻黨觀者咸謂華君之言不誣吳門周雲巖爲寫供硯圖也四應省試薦不售急思用世則佐余議海運議河渠致書從兄午橋侍御查君梅史言西北水利余攝篆常熟則佐余治漕務余任江都則佐余開瓜洲新河建彩虹橋余攝南掣同知嵯使曾公賓谷都轉錢公恬齋知其臨事不避險阻命佐余移改捆場濬儀徵河先是入貲以通判需次並加同知銜節相孫公賞其才以徐州道吳公省

菴言襄理駱馬湖文案功偕河督黎襄勤公中丞韓公奏請以同知銜畱江蘇補用

特旨准行吏部以與定例不符議駁以獲巨梟他盜功孫公復奏奉

旨歸部先選得雲南府南關通判是年三十歲矣裴之與荀之同生於寅家人呼荀之曰小虎因呼裴之曰大虎曼生爲鐫繡虎小印因呼小虎爲玉虎也龔宜人以小虎之殤也悲感成疾因此辟穀惟以東阿膠越中女兒酒自給裴之奉母求得歡心無所不至初裴之以弟小虎聰穎能讀書冀可博科第已則欲以文章名世不求仕進及是始究心舉業旣不售思改圖會吳門疫起余弟謙谷眷屬九

人亡弟壽蘇婦子二人四十日中先後逝余亦病篤諸醫束手裴之力疾禱元化先生祠服賜方四十九劑而愈子婦端亦虔禱長齋夫婦遂自此異室余久官減貲食指盈千待舉火者衆裴之中夜躊躇謂非僅博一第娛親可卸責也養親貴於養志非求祿無以爲養經營數年至是奉檄之願始慰然滇南距江浙水陸萬里旣不能遠道奉病母往又不忍忽然遂行不得已乃在部乞病呈請開缺至楚營鹺業以代祿養其顛末詳徐君尙之所作小傳中兩淮鹺務甲天下爲

國家財賦之源近年以商本匱乏銷不及額欠帑三千餘萬無可償淮南不克至楚岸商代淮南商經理坐得包費而

已又皆親舊卽未盡善亦不能有所更置因循之弊在所不免故銷數日少淮南本日紬至有人議費鹽政者會李鹿萃制府督兩湖命裴之總司巡緝之事李公調任兩粵今制府嵩公命仍其舊裴之書來請示余謂淮南之累在乏本借贖行運則利歸贖課雖納積欠無可償也宜暫照長蘆先鹽後課之法而立法以防欠課之弊並預籌欸待撥則利歸商而欠可漸完帑可漸充然西陲用兵籌餉方急不能行也宜先治楚岸楚岸之病在私鹽充斥官引不銷不緝私雖整輪無益也緝私之法有難易有緩急九江以下所緝江船夾帶之私船戶以官鹽爲城社之憑緝之稍嚴卽嫁禍於商商知其弊而無以治也必多蜚語此難



緝宜緩圖者也襄陽以北爲潞私人衆勢悍非以兵威臨之不可稍滋事端卽屬辦理不善此亦難緝宜緩者也宜昌以西爲川私自犍爲達巫山順流而下宜昌本有官運商鹽二十萬然皆半途銷售私鹽不至民淡食矣此易緝而不必急治者也易治而見效者莫如粵私粵私所行多在湖南衡永間湖南額銷淮鹽祇二十餘萬引然疆域廣戶口衆每年可倍銷治之得宜定額之外卽可多銷二十萬引漢岸每歲淮鹽缺銷不過十餘萬得此融銷卽可足額然後次第以治其餘然卽先緝粵私亦不能無經費也各店包費以後利權分於衆始則入橐以自肥近則以供通省官場挹注及過賓酬應之資夫包費如夥之辛俸也

暢銷則利在淮商使岸商出貲爲淮商收暢銷之益勢不行也然淮商與岸商指臂也淮商匱乏不能運鹽其害終亦及於岸商如中衢一勺所言廢鹽務之說於岸商庸獨利乎余雖作議駁之無濟也欲充帑須裕商欲裕商須暢銷欲暢銷須緝私欲緝私須用人且需經費數年前徐福曜在楚其時無包費之名每引提費三兩八錢以緝私爲名歲用費二百餘萬然鹽價每包三錢五分加子至五十商力與

帑藏並裕則緝私之效也今則權旣分不能再復責之淮商則已出包費責之岸商則包費非以緝私經費無着此一難也停緝以後私鹽充斥至今已十餘年兵役得規包

庇在所不免商巡之力幾何非得地方營縣實心併力無以收效而積習相沿驟難變易其難二也近奉

特旨復整輪舊規嚴飭緝私此非奉行故事所可塞責也宜請於制府先行出示有犯必懲俾積年梟販速行改業嚴飭營縣稽察兵役向日有交通梟販者嚴行甄別或責以獲梟自效一面慎選老成幹練之人安設巡卡隨同地方文武辦理而經理其薪水犒賞之需至梟販中未嘗無才具可用誤陷非僻者許其自拔來歸爲以梟治梟之計零星小販勿計焉則非特有益於淮岸各商並可化梟爲良不必釀成大案而鹽務當有起色地方亦可安靜且引額康熙初年所定迄今百五十餘年戶口何止數十倍去

私鹽十之一二卽已足銷引額而有餘經理得宜不虞滋  
事爾上年捐辦緝私保固通綱賠費至二三萬金意欲使  
人知緝私實有益於鹽務效古人毀家紓難之所爲然而  
衆情未協者人情樂於觀成難於圖始積誠未至忤刻亦  
不免焉開誠心布公道集衆思廣羣益宜深維諸葛武侯  
之言再加安詳輒晦以沈幾而觀變庶措施得有把握否  
則同輩側目外患環伺其何以自立乎至經費乃通綱之  
事宜合通綱之力爲之乃淮商岸商不合力以籌而汝欲  
以一人一家之力任之此何異精衛之填海愚公之移山  
也裴之得書不能決因衆保充鶴長引商貼費少回邦措  
費至蘇省母會余自河上歸裴之請受方略余謂之曰鶴

長口岸遠在巴東爲淮南守門戶距漢口千七百里納川  
課運川鹽在蜀之鍵爲大橋距漢口五千里例應簽楚岸  
殷實老商四年無商而與汝初至之人意得毋遠之乎水  
有瞿塘灘瀕之險萬戶注人跡罕至至鶴峰長樂陸路各  
數百里貼費五六萬金尙恐不濟今祇萬二千金且八折  
卽允前往得毋輕信人言爲其所愚乎汝甫離漢口而衆  
商卽稟撤總巡得毋衆情不協有所猜忌乎淮皆大商每  
年賞借項下祇七十萬辦貢辦公咸出其中且有跌價虧  
折之累岸商淮南之夥也每歲額銷七十萬引每引包費  
一兩四錢凡九十八萬幾百萬矣公費之外無所賠累不  
知此歟何所用之人情莫不避害而趨利稔在薩務本市

道也爾露才揚己喜見長本干衆忌爾卽此心可白在他  
人終防汝之發其覆且吾聞把持盤踞之人其力甚巨足  
以魚肉汝也吾鄰前祇汝一人汝母又多病憚遠行吾與  
汝各有一官可求升斗之祿汝此行至楚如衆情不協當  
權衡出入賠累無多當代汝償爲數過多則明告衆商達  
之觀察上達制府嵩公當代大賢觀察雖與汝小嫌是介  
聞亦長者所賠總緝之費於公費中調劑不致負人子身  
歸來不汝瑕疵也何必豺虎之與羣而魑魅之與處乎汝  
此行宜自愛重勿飲食讌會勿犯霜露涉波濤勿聞甘言  
而輕信勿預聞外事輕爲人排難解紛吾涉世四十年閱  
事較汝多稍知情僞故號退菴以自箴也人情叵測吾不

能不惴惴焉乃憬然悟曰必如大人言旣至楚書至曰謁見制府蒙優禮諭以鶴長口岸兩湖總緝一人兼辦憲意優渥不敢固辭且川鹽正月當至巴東非售竣不能改圖如果賠累過多事有隔礙當請於同商中籤掣一人接辦庶無廢事至緝私則上年布置規模鑑具同商咸勸遵制府諭接辦以保通綱意極懇摯當遵大人前後指授行之期於善全而歸裴之終鮮兄弟大人鞠育教養三十餘年旣不能博科第爲門戶光又不能歷官階爲祿養計十餘年來六張五角初志屢違無一而可他日攜婦子奉大人歸隱西溪嘯傲菰煙蘆雪間席寸心稍慰耳嗚呼孰意此別遂成永訣此書亦遂爲絕筆耶小除夕得徐玉臺家則

園書言病甚促余往聞之終夜不寢祈禱卜筮無不徧也  
丁亥新正二日邀友人李春泉內弟龔繡山偕行李良醫  
也以良藥往猶冀或可救也五日至瓜洲暮泊江上見裴  
之奇服披髮手一卷一童子攜鶴隨之見余不言不笑意  
殊依依徘徊久之跨鶴凌空掠金山而南童子亦化鶴隨  
之煙霧中猶彷彿回顧聞鶴唳聲而寤則夢也訝爲不祥  
俄而阮君梅叔至告余以實則十二月十六日酉刻以驟  
膺寒疾卒矣始知魂來別余南飛者歸吳門也痛哉痛哉  
先是龔宜人夢爲豹所追勢甚亟裴之華服手拂冠纓熟  
視不救仰首呼其女弟曰茗仙吾去矣宜人夢中曰孰謂  
小雲孝者豹逐余乃勿救醒而告之家人咸不敢言屈計



正十二月十六夜也由今思之豹者報也報家人以魂歸  
言別也不救者冀以不孝減母悲也呼女弟者以病母托  
之也嗟乎身旣死矣一靈不泯猶用心如此靜言思之能  
不肝腸寸斷耶余之至楚也家人各以食物書函寄勸其  
病愈從余歸勿再事鹽筴孰知蘋婆桂醬僅充靈座之供  
書函用付焚如從余歸者一棺寂寂耶遺挂在堂薤歌四  
壁黃陂吳畬恬侍御余庚申同歲生也挽聯云芙蓉舊主  
鸚鵡前身可憐三十年來慧業清根如此有才無命楚澤  
愁魂吳江恨血那忍二千里外高堂白髮倏焉死別生離  
烏程范白舫明經清湖詩社中舊雨名場耆舊爲裴之赴  
蜀購鹽者也挽聯云對雅雨黎煙孤坐深宵忽驚凶問飛

原缺

分之二三也今仍宜先浚吳淞而所以浚之之方則不宜如前此之爲孫公將專委督辦會得歸部先選之

旨乃已在漢口荊州江水壤隄佐衆商捐辦並設方略隄以復舊大府入告邀

甄敘焉裴之有文百餘篇詩千餘首詞百餘闕未刻者半命其婦汪端爲哀輯付梓湘煙小錄則傷姬人紫湘而作紫湘甚賢孝能體裴之意侍龔宜人得歡心病不言勞以療疾卒裴之感其義而作也附於詩文之後不令其無傳焉亦裴之志也子二長曰如意生彌月殤次曰吉祥本名孝先余改名之曰葆庸字曰安福以裴之過於不庸中道夭折可以爲鑒孤露之子令之葆其庸俾安靜受福焉寄

女桂女弟茗仙女也爲紫湘所撫例得附書道光丁亥二月二日頤道居士雪涕和墨書於漢皋寓廬

陳小雲司馬傳

附刊

君諱裴之姓陳氏浙江錢塘人字孟楷又字朗玉以尊人  
頤道先生字雲伯故又字小雲亦字少伯獨小雲之名最  
著幼聰穎讀書日可百行觀覽載籍過目成誦六齡作家  
書寄頤道先生京師能達其意所欲言七歲爲詩十歲爲  
文章君祖奉政公嘗令言志願作忠臣孝子年十七爲博  
士弟子著書已盈尺矣頤道先生官江南以文望汲引後  
進稱江左龍門有前後續廣七子之目咸推君爲祭酒四  
試有司荐不售乃佐頤道先生治吏事究心經濟之學頤  
道先生官江都君方以別駕需次爲兩江節相孫公南河  
總督黎公所知以襄辦駱馬湖文案勞績奏留江蘇

特旨准行爲吏議所格復以獲巨梟他盜功孫公復奏奉  
旨歸部先選需次京師館閣前輩咸折輩行與交建海棠  
詩社傳誦輦下有北海棠巢海棠主人小印相國英公頤  
道先生師也每下直屢招詢問地方河渠漕運鹽筴之事  
君口陳指畫知無不言英公以國器目之先是南河高堰  
決淮水潰漕運阻滯有以引黃濟運之說進者君力言其  
不可於孫公以頤道先生嘉慶十六年海運舊議呈請試  
行故引黃續奏孫公未列銜旣而黃水淤運議者終以初  
議歸咎孫公旣褫職猶爲衆議所排君憤孫公以

三朝舊臣海內人望忠而見謗無人爲之前被也乃歷陳  
顛末於英公英公大悟排孫公者咸側目君頤道先生官

江南久食指衆戚族寒士待以舉火者數十家慮無以繼君母龔太宜人久病辟穀者十八年惟服東阿膠越中女兒酒以代饔飧君歲購佳釀三十六甕並至山左造膠以爲甘旨棄士而官不得已也會選雲南府通判距江南萬里艱於迎養乃決計不往先是君以兩淮鹽務爲

國家財賦所從出近年以來虧帑至數千萬銷數愈少欲究其弊之所在整頓之先於邗上營鹽業曰汪仁玉旣又營鹽店於漢口曰程裕茂及是乃請於部改程曰陳親至湖北經理之會李公鹿萃總督兩湖與君世父荔峯閣學同年並與頤道先生舊識知君在楚恒招入署令以年家子禮見詢問鹽務利弊君言揚商之累在乏本借賀辦運

則利歸賀故償幣恒不足漢口之弊在不緝私名緝私而不得實心之人以經理之且經費鉅無所出故因循之弊久而愈深滯銷誤課終累

國家帑藏也李公璉君言檄君辦兩湖總緝飭商議經費淮鹺將有起色會李公調兩廣適鶴長口岸缺商衆商公保以君充鶴長引商鶴長者鶴峯長樂兩邑也例以淮南納川課行川鹽爲兩淮引地固藩籬運鹽在蜀之犍爲距漢口五千里亦以君遇事過覈實論鋒過露過盡慮不便陰遠君君不敢以道遠辭而經費不足乞假回揚設措商中有與君不合者假衆商名稟請撤君總巡會制軍嵩公泣任觀察德公知所稟未協批俟君至會議再稟君至嵩



公招君往見待以殊禮君益感奮思數年之間復淮鹺舊規以充

國家之左藏私販中固多亡命亦不乏有用之才將化其桀驁不馴之氣收羅之以爲

國家之用散其餘黨以消隱患於無形惜乎甫見設施而遽以驟疾卒也頤道先生負海內人望三議海運終見施行佐兩河帥幕河渠十議多見採用所爲經濟大篇方伯賀公錄入經世文編河渠諸篇亦多錄入續行水經鑑君則從兄午橋官御史日請營西北水利自君發之並貽書父執查梅史大令言治水先後凡二萬餘言鹺務之議親見設施海內稱名父子者曰老雲小雲海運河渠水利旣

次第施行矣獨離事最難君以身任之而未竟其用論者惜之君性真摯孝友發於天性門以內無間言於忠孝節烈之事尤不遺餘力在吳門有孝廉女將誤婚廝養者言之當道奪之歸以適士族白門詩人淺芝泉卒於揚州君爲營葬於蜀岡以其孤女配詩人大興舒鐵雲子並瞻其家至今不廢吳門西米巷有大覺菴明況太守辟疆館舊址也佐頤道先生昆季改況公祠並祀周文襄勒碑紀事其他義舉可傳者指不勝屈處事尤虛心見善必爲聞過卽改信於朋友然諾不苟善用人僕隸一經驅策駑駘皆成神駿特才鋒太露頤道先生嘗誨令讀書養氣並以蘇子由所注道德經貽之曰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吾所得力

爾或不能知白守黑知雄守雌所當究心獨不聞莊生桂  
伐膏煎之喻乎君承庭訓頗自韜晦然干將莫邪扁鐻匣  
中而光氣上燭斗牛在君亦不自知也漢皋有後湖曰瀟  
湘湖君悅其清曠思營別館居之因以瀟湘湖長自號君  
在楚恒與漢上詩人倡和擬續段柯古漢上題襟集署所  
居曰漢上題襟館君室汪宜人博學工詩爲比部千波公  
孫女家藏 賜書徧加詳覽頤道先生藏書八萬卷亦所  
校勘所選明三十家詩一洗虞山竹垞歸愚謬說有知人  
論世扶世植教之意所著自然好學齋詩在玉溪丁卯間  
一門之中人人有集論者比之王謝嘉慶己卯以頤道先  
生病夫婦露禱君禱元化先生祠服賜方四十九劑而愈

因建元化祠於西米巷以報歲施藥餌卽今況公祠也宜人則誦觀音經長齋三年遂夫婦異室納秣陵王姬紫湘性賢孝能得太宜人歡心事宜人尤盡禮以勞致疾卒於秣陵君哭之慟綜其逸事爲湘煙小錄置柩於虎邱後山塔院攜其畫像至楚營夢湘閣懸座右終日相對或以用情太過規之君對曰古來忠臣孝子非無情人所能爲也且吾感其義非第以情此如飲水冷暖祇自知耳君少年才俊且大婦賢願爲夫子妾者衆君慨謝之曰美如紫姬者知不乏人賢孝如紫姬能得吾母歡心者恐未可得也將以今春迎太夫人至漢皋藝萱樹竹以待板輿不謂將母之懷未遂而哭子之涕淚無窮期也君之卒也惟余與

陳君則園符君虛谷沈君韻林蔣君允甫在側計書至當  
歲暮恐驚祖慈以病告並請頤道先生來楚書以除夕達  
先生念子心切元旦次日卽攜內弟龔君繡山吳門良鑒  
李君春泉行初五日至瓜洲夜泊夢中見君錦袍羽衣攜  
鶴執卷徘徊依戀旣而跨鶴南飛頤道先生因是作瓜洲  
感夢記也頤道先生所交遊皆海內賢達君亦結交多老  
蒼阮雲臺尙書云當世英俊之士及吾門者衆子弟中才  
俊可愛者無過陳小雲昔吾以大魁望老雲而未遂小雲  
之才又過其父命不可知若其才則非特當之無媿且有  
餘矣慶蕉園將軍云先文端公四督江南惟得一袁簡齋  
吾歎歷中外三十年乃得雲伯父子微特文章經濟其情

誼氣意之真摯如小雲者吾未見其次也舒鐵雲云管子  
天下才賈生王佐之才當世之士惟見陳小雲耳錢松壺  
曰問一得三聞一知十老雲小雲之所同也視天下無易  
處之事而事無不濟老雲有焉視天下無難處之事而事  
亦無不濟小雲有焉若孫寄圃節相有國士無雙之譽河  
帥黎襄勤公有天下奇才之目一再登列薦剡甘受嚴議  
而不悔瓣香供奉尤所尸祝至於文章之事尤爲前輩所  
推獎潘榕皋比部曰老雲文中之鳳也小雲文中之鶴也  
引吭一鳴羣喙皆息石琢堂太史曰後輩人才吳中爲盛  
如小雲者所謂鸞鳥累百不如一鶚者也潘芝軒尙書曰  
小雲詩有論古之識有作史之長有經濟之裕抱負之宏

理學之醇性情之摯忠君愛國憂樂相關之忱韓桂舫司  
寇曰小雲以別駕需次京師六品官耳又甫數月然人情  
嚮慕若平原信陵之爲人非特文章之美才略之宏也亦  
緣性情之摯焉王柳村曰小雲文章似陳同甫詩與張紫  
峴相伯仲若其爲人重意氣慷慨任事是魯仲連一流王  
仲瞿曰小雲比蘇過好才高而氣下文章之美壓倒斜川  
一集矣潘功甫云小雲負龍川經濟之才有伯玉文宗之  
目西泠七子中博瞻似厲徵君君偕姊婿葉君若生佐頤  
道先生著晉書未竟華亭姚徵君春木熟於

國朝文獻著錄甚富謂君曰予今日之仲宣也文章之事  
他日當以相託嗟乎才質之美聲望之隆天假之年其設

施成就必有大可觀者而遂死耶天道茫茫安得叩彼蒼而問之也君蹤跡所至老輩英流無不傾倒在廣陵與汪劍潭阮梅叔結紅橋詩社在白下與唐陶山侯青甫結青溪詩社在錢唐與馬秋藥屠琴塢結西湖詩社在吳門最久余家鷗隱園有水榭曰清華池館君常讀書讌客於此應求之廣壇坫之盛爲百餘年來所未有君外英發而中實恬澹雖筮仕以後晝攜壯士夜接詞人酒闌燭跋恒與余論心曲以重慈在堂父邁母病仔肩綦重掉鞅名利之途有大不獲已於中者非知進而不知退也嘗就焦山僧巨公乞隙地營松影菴又嘗訪秣陵靜海寺僧朗公問無生之旨受菩薩戒字曰本證可爲明驗不知者徒以聲氣



結納目之非知君者也余幼讀書君家蘭臺聚齋與君爲  
垂髫之交又爲頤道先生冀宜人所撫名在續七子中於  
同人中蹤跡最密知君最深君文思深藻密深入六朝近  
八家者非其至者也詩初學心餘仲則以縱橫跳宕見長  
近則一變爲凄艷如晨葩浥露夜猿啼霜雅好填詞以夢  
窗玉田爲宗因以夢玉生自號悼紫君諸作墨瀋淚痕纏  
綿悱惻使讀者迴腸蕩氣輒喚奈何少日從季父習騎射  
從河南張俠君授槍法精音律吳君清如所撰廣寒秋雕  
玉佩諸院本皆假君以爲重所稱雲夢玉者卽君也梨園  
子弟爨演登場酒半燈初當筵顧誤望之者以爲神仙中  
人余輒伏里門初意不作楚游君强余出今乃視君含殮

於二千里外南望吳門重慈在堂病母在榻寡妻弱子無  
慈耶寒月暖空白雲孤飛死而有知更不知若何悲痛也  
頤道先生以正月二十五日至楚距君之卒已月餘矣憑  
棺一慟老淚橫流聞者痛心見者流涕旣爲事略復命  
之作爲此篇謹就二十年來聞見所及者著於篇

論曰君神清似衛叔寶才略似溫太真文章經濟似賈長  
沙風流儒雅似周公瑾嗚呼有才如此而竟死耶嗚呼有  
才如此則又安得不死耶然身雖死而名存加以孝如曾  
閔友如管鮑文如徐庾詩如李杜詞如姜張則死者其暫  
而不死者其常雖謂之不死可也

書金鄉紀事後

金鄉紀事吾友曹州守吳君攝金鄉令日紀其獲賊全城之事也君之攝金鄉也撫臣同興諜知逆黨崔士俊等三十餘人皆在金鄉潛伏未起擇能而使君也君初至時在七月距李文成踞滑縣林清逆黨犯禁禦月餘耳設法鉤距悉獲訊要領以解省獄旣而滑令獲李文成置獄逆黨牛亮臣翻城救文成遂踞滑山東曹縣定陶均不及期先後起事踞城戕官賊窺金鄉先後至一日縛其魁三人閉城固守方畧甚備亟請兵以忠義激勸將士戰於閭場敗其衆衆散歸巢夜令役授方畧躡其後悉縛之城以完曹定以東得無事而工之尤偉者在於得首逆蹤跡及結

連內豎狀急啓大府飛章上 聞得爲之備遂一舉而殄  
滅之也逆黨之闖入 禁閤史冊未有之奇變也凶渠林  
清潛伏近也假令漏網則後患有不可勝言者密遣緹騎  
間道擒縛掃蕩殲渠不勞再舉實惟大金吾英公之爲英  
公之得以措手者實惟同公飛章入告之故而同公之得  
以入告者則惟君早捕逆黨研究實情密啓急遞之力也  
則君之功固非特保障危城而已也宜

仁宗睿皇帝著天人交感說眷念惓惓與全家殉節之滑  
令強克捷相提並論以試令超擢郡守也君在金鄉九十  
日戰守之畧保障之勞與古之玉壁睢陽等以病瘡患腹  
癰乞代代者爲袁君袁君至君因邑民數萬泣留力疾佐

袁君始終之賊平而後去先後守曹州八年撫瘡痍恤矜寡開溝渠教民治水田教以孝弟風俗丕變又以山東一省吏治之廢弛由於守令之窮蹙綜全局而長慮之作東省吏治病源議蓋山東一省爲南北之要衝所關於天下者甚鉅病源去而後吏治清民生遂吏治清民生遂而後伏莽之萌芽不作也則君之才畧豈特郡守而已君之忠藎豈特治曹而已而惜乎疏方之醫不得大展其長去沉痾而回元氣也嘉慶丙寅余與君從事南河言河工者莫君若也與論天下事深知君才畧抱負聞君攝金鄉獲寇全城之功心難之嗣聞君卒方擬爲作傳近見會稽宗君續辰所撰君家傳甚詳而有法因書君自著紀事之後以

見守令中大人而儒者之未可輕量也君名堦字次升  
號禮石亦號古茨陽湖人余與君及萬君臺徐君寶善定  
交於袁浦袁君名潔桃源人有幹畧亦嘗於吳門相識也

書蔣貞女

女錢塘人余友蔣村之姑也父元文世居西溪之三墩女生而端靜至性過人父嘗病瀕危會諸兄皆他出女盡心侍疾中夜禱天願以身代父病竟瘥年十六字同里高華宗未幾華宗沒聞訃欲奔喪高以無嗣且貧固辭遂慟哭求死父婉勸之曰爾死固佳第爾母風痺需爾爲活獨不一念之乎適仲嫂沒臨終亦以幼姪爲託女不得已泣受父命居八年母病漸瘳姪亦教養成立曰今日吾責謝吾志可完矣乘間投水不得死絕粒五日乃死蔣村爲請於朝得旌典並建祠於村之旁近繪女像遍徵傳贊以彰之丁亥秋相遇漢上出以屬題余惟歸太僕之言曰女未嫁

守貞非聖人之道此斃言也女子事夫猶人臣事主人臣委贄策名以身殉國固屬分內而一介草莽守不臣二姓之節慷慨捐軀亦歷代常有後世論定以仕而能死者爲忠未嘗以不仕而死者爲非聖人之道而不得爲忠也則率土之義不以未仕殊卽所天之名不以未嫁易其理一也若女以未嫁守貞爲非則必以再嫁不守貞爲是也草莽之臣以不仕爲非則必以事二姓爲是也聖人之道不如是也歸氏此論不免賢者之過揚其波者益之謬焉善乎錢塘吳穀人祭酒之言曰女子未嫁守志聖人未嘗責以必然而亦未嘗禁其必不當然安陸寇青棠明經曰以之教人誠難以律天下以之律已則固皎然與日月爭光



也斯言也足以扶世翼教與聖人之道相發明矣況如女  
之從容遂志貞孝兩全者尤史冊所僅見也旣爲詩以副  
蔣村之意並附著其所見如此

怡園投贈詩序

漢口居滄浪之下游爲沔夏之舊口九州之貨山藏海納  
萬家之室鱗次櫛比疑無復園亭之雅遊池館之勝賞已  
然而懷烟霄之姿者雖鐘鼎不忘山林也得泉石之趣者  
雖闌闔長若巖壑也包君包山今之振奇人也家近戴公  
之山名署林屋之洞弭櫂襄渚稅駕漢皋舊有園亭樂數  
晨夕每當廊碧秋歛亭紅春酣蘭露墜朝竹烟媚晚於焉  
誦梓澤之詩著蘭成之賦觴詠旣多圖繪間作斯亦塵界  
之仙都廣衢之福地也夫山川之美遇賢達而始彰亭館  
之盛藉文章而增重是以石門掃逕人懷高鳳之廬草堂  
卜居客寫盧鴻之志茲閣樓臺庵霽未及百楹樹石扶疎

僅可數畝然而面臨鸚鵡之洲背攬瀟湘之湖近則梅子  
之山桃花之祠美人名士之所棲託也遠則晴川之閣黃  
鶴之樓神仙詞客之所留連也矧君書法見重海內伯喈  
九勢逸少八法懷瓘書估華陽神筆莫不晨書暝寫心摹  
手追凌雲舊榜爭樨仲將之書靈隱覺場共乞延清之宇  
則茲園者又英光寶晉之遺清閼雲林之亞歟刊其贈言  
屬爲墜引命儔嘯侶非無落帽之人拂素揮毫卽是題襟  
之集他日者記洛陽之名園修山陰之禊事或當與伯牙  
之臺郎官之湖並傳也

# 黃鶴樓考

武昌黃鶴樓其說不一辛冢酒樓有道士榴皮畫鶴於壁引手拍之鶴能下舞因以娛賓辛氏因此致富十年後道士來吹鐵篴乘鶴而去辛氏於其地建樓曰辛氏樓見感恩錄此一說也荀瓌字叔偉事母孝好屬文及道術潛棲却粒嘗東遊憩江夏黃鶴樓上有駕鶴之賓降自霄漢鶴止戶側仙者就席羽衣虹裳賓主歡對已而辭去見任昉述異記此又一說也費禕登仙常駕黃鶴憩此遂以名樓事列神仙之傳迹存述異之志則唐閻伯理黃鶴樓記引圖經所載也又云王室載懷思仲宣之能賦仙蹤可揖嘉叔偉之芳塵則伯理作記本意也此又一說也湖北通志

引述異記以文偉爲叔偉之誤並云宋張栻亦辨其非此又一說也

國朝朱石君太傅費公祠記引閩文謂述異記所載遇仙者荀叔偉其所遇之仙則費文偉也並考費公爲江夏鄆人鄆爲今之羅山此又一說也綜而論之辛家酒樓所遇之道士當卽費公神仙多情不忘故鄉如丁令威化鶴歸來是其證也榴皮色黃故所畫之鶴卽黃鶴或於辛氏有夙緣故假遊戲俾令致富神仙往往然也辛氏卽其地建樓曰辛氏樓然述異記梁任昉所作紀荀叔偉事已名黃鶴樓則辛氏樓卽黃鶴樓梁代以前已有此名也黃鵠山陽有費禕洞世傳文偉修仙於此洞失已久天啓中修武

當宮得之或費公未入蜀之先於此讀書學道故千載以  
後魂魄猶戀戀於此未可知也而今以黃鶴樓歸之呂仙  
則亦有說黃鵠磯上有洞世傳呂公洞陸遊入蜀記謂之  
仙洞又有石上榔桃之異又仙棗亭題詩末書呂字是呂  
仙亦嘗至此江山形勝仙駕往往留蹤南齊書載仙人王  
子安亦嘗乘鶴過此也蓋呂公才人善詩舉進士不第棄  
而學仙故北海蒼梧遨遊八極是其本性海上白駒場則  
四過之錢塘西湖則三過之岳陽三醉之作非仙者不能  
道卽其三戲白牡丹或亦點化佳麗脫塵離世之苦心才  
人本色亦仙人本色也或又以諸仙皆乘鶴吹簫爲疑豈  
知鶴者仙人之騏驥仙人乘鶴猶世人乘馬耳簫者音律

之器通乎陰陽合乎造化故子晉吹笙弄玉吹簫玉姜撫琴湘靈鼓瑟瑤池有雲璈之奏月宮有霓裳之曲洞庭有廣樂之張幔亭有仙樂之譙仙人未有不精音律者也仙人之吹簫猶文人之橐筆也又何異乎或又以黃鶴爲黃鵠山之誤謂水經注有黃鵠山在船官浦東之語鮑明遠亦有登黃鵠磯詩則名之巧合如武林西湖發源之地本名錢水故漢以前已名錢唐華信築塘有以錢取土築塘之事因名錢塘後數百年有錢武肅射潮之事因以錢塘之名歸之武肅後人聚訟不休豈知事之巧合同於讖緯黃鵠之名亦猶是歟朱太傅以天上之神仙卽天下之忠臣孝子則又探本之論矣太傅於乾隆丁亥秋夜夢遇費

公因爲建祠余於道光丁亥下榻茲樓夢遇費公呂公命  
余賦詩並以仙棗餉余余因賦黃鶴樓詩及黃鶴仙人歌  
並敘其顛末如此俾後之登斯樓者有所攷焉



桃花夫人廟書事

漢陽月湖郭公隄崇福寺有桃花夫人祠卽息夫人也前  
江西吳城同知徐君芝田所建因其族弟楚北州牧閻齋  
有桃花夫人贊兩淮都轉曾公又爲之書後也閻齋之爲  
此贊以大別山有桃花洞省志本有此祠久已頽廢閻齋  
欲復之未及而卒芝田爲成其志也論者或據左傳夫人  
入楚宮生子堵敖及成王有乖從一之義爲不應祀或援  
劉向列女傳夫人賦穀則異室死則同穴之詩以死殉息  
君爲應祀按韓詩外傳楚伐息虜其君使守門夫人賦大  
車之詩要息君同死則韓詩又劉傳所本也兩說並行終  
以生子爲失節同死爲晚蓋議者迄無定論余嘗就春秋

世本史記諸書考之知堵敖成王非夫人所生也何以言之楚武王始僭王號十九年爲魯隱公元年始入春秋在位五十一年楚文王卽位始都郢文王卽位之年雖無明文度非少壯未授室者八年滅息在位十三年卒子熊羆立是爲社敖卽堵敖也以八年滅息計假令逾年生堵敖則九年也十三年而卒則堵敖五齡耳成王堵敖弟也假令再逾年生成王則堵敖卽位之年成王四齡耳堵敖在位三年羅弟熊惲之難熊惲自立是爲成王則是堵敖七齡見弑於弟成王六齡弑兄自立也世恐無是理也是堵敖之立不止五齡成王之弑兄自立亦斷不止六齡也則堵敖及成王均非夫人所生也旣非夫人所生則無不言

生子之事無不言生子之事則左氏不足信而韓詩劉傳  
爲可據矣且楚文亦非甚愚闇也旣因夫人之美滅人之  
國而有之不投息君於荒遠而使之守門夫人旣相從生  
子矣不置之於深宮燕寢而使其夫婦相見賦詩此情事  
之所未必有者則夫人雖被擄其不從楚王也明矣旣不  
從楚王則仍使從息侯以居古人仁厚於亡國之君度必  
位置其帑非必盡殲滅之也義夫節婦聽其從容畢命焉  
此則情事所有也守門者使人守其門防其逸耳非使息  
侯守楚宮之門也故大車之詩首章曰畏子不奔次章曰  
畏子不敢言未嘗無大車可行而畏此毳衣守門之人故  
寧不奔而同死耳蓋夫人以美色致累而潔清自矢見於

蔡侯勿賓之日因美色而滅人之國此楚王之無道於夫人固無咎也且楚方有薦食上國之勢將圖陳鄭以通北方息與蔡實爲之障固未能一日忘情亦非必盡因夫人之故也至以桃花之號爲疑則又不然桃之天天灼灼其華周南以美之子何彼穠矣華如桃李召南以比王姬三代以上牡丹芍藥未見重於世則稱桃花者亦美其顏色之艷耳非有輕薄之見存也桃花又何足爲夫人詬病乎且出於他人之品題夫人固不自以爲桃花也卽自以爲桃花而顏如渥丹心如冰雪亦何損於美人之嬋娟乎關雎葛覃宮闈不皆嫺母貞姬烈女與春蘭秋菊競芳也久矣深宮事祕不言生子雖楚之廷臣有不及知卽傳聞有

此辭亦俗語不實流爲丹青耳且安知不藉此爲口實以滅蔡也僭王猾夏不能加以斧鉞之誅而但醜以帷簿之褻左氏浮誇昌黎已有是言則不特不言生子全屬子虛卽子元之爲館振萬亦未可信爲實事矣省志府縣志並云息夫人廟在大別山桃花洞卽桃花夫人故前人大別山詩云柏樹傳神禹桃花祀息媯則祠祀之設其來已久徐君不過踵其舊耳或以桃花夫人之爲息夫人舍志乘外載籍別無明文不知神祇之禱旣興祠廟之設遂廣迎伍胥之白馬祀三閭以水仙涓濱化梓怒特起祠陳倉獲雉寶雞置驛人心所向神卽憑之夫人謚以桃花猶之湘君斑竹神女朝雲耳或又以夫人皇姬祿節廟祀未宜不

知禮元君于岱嶽祀富媪于廣陵天后揚海若之靈元女  
尊斗姥之號以及上虞孝女黃絹題碑靈澤貞姬青山列  
祀九真以守貞證道四女以純孝登真卽以楚論秭歸有  
女嬃之廟香溪有昭君之祠巾幗之美圭黼榮之未易更  
僕數也或又以作配息宮畢命郢地地旣不同神非所饗  
不知張巡盡節睢陽祀崇京口謝緒全忠浙水靈著河壘  
文昌梓潼顯跡藝林普薦馨香武帝荆襄震威瀋海咸尊  
俎豆論其神不論其地也況乎武陵之桃秦人於以避世  
瑤池之桃漢帝因以延年空山采藥有因桃花而遇仙者  
矣伊蒲供饌有因桃花而悟道者矣桃之爲物先百果而  
含精冠羣芳而表艷則以桃花夫人爲非息夫人可也以

桃花夫人爲息夫人亦可也以桃花夫人爲非息夫人而  
祀之可也以桃花夫人爲息夫人而祀之亦無不可也善  
善從長者春秋之義有舉無廢者秩序之經況不隸秩宗  
旣無關於祀典不營香火亦何損於民風留此一祠於湖  
山杳靄之間俾後之人徘徊而憑弔焉亦屈宋之餘風也  
祠有園林之佳致咸思觴詠來遊地爲闌閤之奧區未免  
門闌拒客士習之興商情難於水乳也久矣或有作爲蜚  
語以熒當道之聽者故著此以明之嗟乎三楚固文章薈  
澤也湘蘭沅芷非無香草之魂流水芳塵尙有章華之趾  
高唐之觀無恙耶漢皋之渚如舊耶凡百君子崇道學之  
令名勿薄風騷之古意其庶幾焉

後果有譖之當仕者因撤夫人像祀陳良此文亦氣機  
之先動也

自記



畫林新詠序

少嗜丹青晚耽煙墨儲藏略備題詠遂多宋元往矣前代  
國初美不勝收斷自童稚以來相接至今得三百餘人各  
系以詩亦六十年來畫家之麒麟閣也旁及邊塞外域木  
石之文刻繡之工莫不畢具以盡其變他日增畫徵之錄  
廣畫人之傳者或有可考至於見聞淺陋挂漏之譏在所  
不免郵筒寄示以待補遺則有望於同志者之助我焉

先室龔宜人傳

宜人姓龔氏仁和人初名潤字雨卿後名玉晨字羽卿祖  
岷山公諱導江乾隆丙辰科進士官山西壽陽令父快哉  
公名樓字春林後名樂太學生兄凝祚字素山仁和諸生  
候選布政司理問弟二人本泉字嬾仙凝度改名震字繼  
山女弟四人於先慈查太宜人爲中表姪女年二十二來  
歸逮事先奉直公三十二年事太宜人四十四年咸得歡  
心子二人長裴之字小雲又字少伯錢塘諸生選雲南南  
關通判取錢塘汪徵君季懷女端字允莊又字小韞賢而  
有文裴之先宜人十二年歿於漢皋次荀之字小英六歲  
殤孫二長如意名孝如幼殤次吉祥名葆庸初名孝先有

疾女三人長華姬字萼仙適吳縣廩貢生候選縣佐葉廷  
琯次麗姬字苕仙適錢塘候選府經歷許震宗三蕙幼殤  
宜人以乾隆庚寅年七月十六日生於岷山公壽陽官舍  
以道光戊戌年六月初五日歿於吳門燕家巷寓舍年六  
十九歲宜人之在室也與女弟雪君各撫幼妹一人以代  
母勞母滑太孺人中年得不寐之疾終夜枯坐宜人與雪  
君日夕侍奉夜輒禮斗露禱乞以身代性嚴重不苟言笑  
布衣蔬食不羨華飾及來歸余家無恒產余雖爲博士弟  
子求爲童子師不可得奉直公終歲幕游藉館穀以贍家  
人宜人妯娌三人以仲弟壽蘇疾婦方氏蕊卿荏弱不克  
再任操作與季弟謙谷嬾胡氏儷蘭各半月入厨下治饗

殮親浣濯縫紵既有子女躬自乳哺提抱及余以詩文受知於學使今予告大學士儀徵阮公食餼咨部舉優行中副榜舉孝廉漸有名人咸爲宜人喜宜人寡言笑治饗殮親浣濯縫紵撫子女如故余留京師六年不卽歸人或爲宜人戚宜人寡言笑治饗殮親浣濯縫紵撫子女亦如故及余試吏皖中從事河壘改官江南宜人奉奉直公太宜人先後來吳門雖不復治饗殮親浣濯縫紵而寡言笑撫子女如故也宜人之在吳門也以次子荀之殤悲痛卧病經歲遂不穀食裴之漸長成性至孝禱於神醫鸞示東阿膠越中佳釀代饗殮可三十年活於是排日飲酒高卧至是果符其說宜人之疾也雖辟穀而治事如常人此三十

年中爲裴之娶婦道嫁兩女爲余娶三姬爲裴之娶一姬  
咸儀文周備無所缺宜人幼隨歸山陰邵氏姑母游西泠  
恒經月住湖上夏日攜奩具拏舟泊藕花深處盟沐梳雙  
髻簪花弄荷珠餐霞飲淥深得湖山之味來歸後與余有  
偕隱西溪之約余泛舟河渚詩有他年同泛扁舟去何必  
西溪遙五湖之語宜人利之嘉慶己卯宜人年五十余以  
高君邁菴所作花海扁舟畫卷爲宜人壽錢君叔美復爲  
作第二圖曹墨琴夫人題之余集中詩所云花海有緣偏  
宦海扁舟何日是歸舟紀實也花海仙人飲酒歌亦贈宜  
人之作也道光己丑宜人六十壽辰余在漢上爲古詩二  
千言以燉之事畧具焉余思以崇儉挽蘇杭奢敝之習首

言壽日不宜稱觴宜人體余意語媳女姪人輩然燭佛前  
代已展拜而已宜人病後雖不親細事而其有智鑒能持  
大局雖健婦不及也一則余女弟蘭素先以病卒於武林  
所遺子女太宜人鍾愛特甚乃一甥兩甥女先後病故妹  
婿李秋厓慮傷太宜人心屬勿以聞每月郵書託言無恙  
歲時餽食物如平常如是者四五年太宜人劇思杭州欲  
歸省墳墓存問親族實爲甥也家人勸阻不聽皆惶遽宜  
人曰老人意已決強阻之徒以鬱致疾余當言明隨侍往  
返請任其無事乃促買舟前一日偕眷屬環跪太宜人前  
曰小輩有死罪惟姑宥之乃敢言太宜人許之乃以三甥  
女去世月日告及所以久未明言之故太宜人哭宜人哭

之尤慟蹠不起太宜人始喟然曰起吾不哭矣乃侍登舟至杭居舊宅筍輿盡舫徧遊湖山並建水陸道場於

聖因寺逾月而歸太宜人貌加豐焉一則余弟謙谷之自溧陽乞病歸也太宜人往視疾疾革宜人託故迎太宜人歸謙谷卒逾月太宜人猶未知一日太宜人欲往視疾宜人曰此非言明不可然太宜人年益高心益痛當加意慎重乃招諸姪歸待於外舍預延醫儲參飲宜人故多病恒作恒止故使老嫗以已病狀白太宜人已乃執輓乘小竹椅使兩嫗舁至太宜人所佯不知曰姑欲何往曰往視汝叔曰姑不知耶叔於姑旋之次日已去世慮姑痛不敢言今不得不明言出殯後當招眷屬同居侍姑耳招諸姪入

伏地請罪太宜人大慟已亦慟旣而曰姑不憐病媳耶叔雖逝猶有長子姑年高奈何哭之慟因慟致疾媳無以對遠人也蓋余方留滯漢皋也進悅爲太宜人拭淚哭乃止進參飲命諸姪陪醫診視藥餌調治排日進精饌設博局招盲女彈詞以娛太宜人起居復舊始遵慈諭次第少減焉嗟乎古來危疑震撼之際非有明智膽決者不足以當大事國之與家一也宜人於此二事亦可謂足以當大事者矣裴之之逝於楚也余至漢皋經歲歲暮歸漢事多未了期次年更往宜人已辟穀十餘年家事勞如亂絲新正猶未能卜行期宜人因弟謙谷言設席延管姬靜初上坐舉樽屬曰裴之遠道夭折事出意外主人不出不能收餘



燼清逋累家事久散漫無紀吾以病廢不克再任此艱鉅  
裴之婦稽古之力有餘濟變之才不足姬之賢能知大體  
吾所知亦衆所服太宜人嘗語余謂二十年來寒素本色  
無復存者家事將不支扶危定傾非子莫屬今日之事遺  
逋山積清查案內欠

國帑數鉅萬絲毫未解家將破矣所苦者非第食指浩煩  
也夫疾風板蕩志士所悲盤根錯節所以別利器也微謙  
谷言吾亦將以煩吾姬今日敬以相屬自老身以下咸聽  
命有不遵者聽治如法並召家人輩諭之曰今日家有主  
毋效前此泄泄也汝輩事姬如事我有不遵者老身不汝  
貸也則皆曰諾余始得安心至楚此道光七年事迄今十

二年姬爲余解清查欸萬三千金眷屬得安居無恙逋負之在蘇杭者二三萬金姬任之皆清償掣券平日奉養太宜人脩極豐腆得歡心病中醫藥身後棺衾殯葬咸如禮遇大事稟命而行語詳摩鉢事畧中姬之力皆宜人之力也太宜人之喪宜人命姬與已同持三年之服姬以不合禮經請辭宜人語之曰吾以嗜酒多病君姑之事自晨昏定省以至今日甚有曠於婦職惟姬實始終之亦所以補吾過常變異勢經權異用不必以匹嫡爲嫌也書稱任賢使能休休有容宜人此事其庶幾焉宜人性故嚴重晚年多病或過飲遇意所不可則聲色所加恒使人惴惴然事過輒忘無機心無成見嚴霜被於耳目之前而陽春煦於

聞見不及之地故始而疑沮者久而澹忘此其秉性出於自然而非作用也子婦汪小韞以多病不克任家事諸事諒之又以裴之中年客死遠方膝前僅遺孤葆庸久患痰疾未愈以名家閨媛生平無錯規倂矩之失而身世之間遭際如此每與家人言及未嘗不哀且憐之恒至涕泗橫流也小韞自奉道後終日禮誦爲衰翁病姑祈平安壽考宜人於問安侍膳諸儀悉蠲除之數日一見不以爲疎遇閉關輒月餘不見亦勿責也小韞每月一二次爲宜人進精饌宜人亦恒以食物餉之若賓客焉近年管姬以家務之故勞瘁成疾宜人恒與語曰吾與子相處三十餘年矣始以細人之言與子意見多齟齬然子面無愠色退無後

言是子之包容我也吾病已入膏肓不復能事事十餘年來家事賴子粗得安集願先子而行以代子子其勉事醫藥再佐主人數年吾目庶得瞑焉則皆哭次姬雲婉年最幼與茗仙兩女蘭桂終日侍宜人側寒暑無間宜人最愛憐之視若幼女湘霞待我十四年宜人於沒前數日命迎之歸是日停樽不飲梳三角髻披嫁時淺黃衫秉燭坐待之既見曰端莊靜好禮義人也我見猶憐何況碧城來日粧竟更過我飽我餘年眼福也精神意氣不減平日意謂尙可支持數年不謂未十日而溘然長逝也宜人之初飲酒以治疾也飲之日久彌得酒中之趣清晨披衣起坐盥沐後卽溫佳釀二樽鮭菜之外佐以名花佳果初和以東

阿膠後屏不用小銀斗約容半升徐徐飲之至午而畢則下帷擁衾靜臥晚乃翦燭復飲漏三下畢每日夕凡四壺酒器數事皆精潔卑幼咸聚其室遇得意則飛一觴飲之以爲樂親串中或以酒甕來輒開口笑貽酒券者屬女若仙鄭重藏之他物不在念也姪孫輩於尊稱上冠以酒仙二字輒笑而領之旣沒延戒律僧禮大悲懺晚用瑜珈法施食登壇召請內外皆聞酒香四溢豈生前耽飲沒而麴蘖之興猶未忘耶古之好飲者稱劉伶阮籍然彼皆生際衰晚託沉冥以自晦似不若宜人之遭際太平眷屬承順知足不辱自全其天也謂之酒仙亦可謂名稱其實者矣余家自裴之去世葆庸久病不痊眷屬輩深明苦果皆緣

夙因各悔厥心咸矢道念布衣蔬食終日禮誦受道家大  
黃經錄者數人宜人於羊豕鷄鴨皆屏不食斗齋雷齋外  
更持亥日齋殺生齋以懺衆生之孽雖不克終日禮誦而  
朔望持大洞玉章經甚虔聞隣里老幼貧苦之家饑無食  
寒無衣死無棺殮者率眷屬捐助不少客通元壇呼猿洞  
主墨鸞書贈楹帖云遂韻纔吹開絳帳月輪正照舞霓裳  
語意華美知爲福徵所受黃籙爲結璘宮混元飛素太空  
躡景執節夫人幹本宮侍御事法名韞和宜人早年所居  
爲璧月樓又楹帖有月輪之語蕊淵騫樹間或三生石上  
真有夙緣耶給籙之夕鄰人夢有呵殿來謝表夫人者宜  
人也袁夫人者名蘭雲余族女弟居余家宜人於道雖不

深而道念實自袁夫人發之病發袁夫人治之輒愈受錄  
袁夫人爲度師次女苕仙爰占脫輓化僑居母家者將二  
十年侍宜人極盡孝養病發衣不解帶者亦二十年如一  
日苕仙從袁夫人習禮誦爲弟子兼以母呼之宜人生前  
與袁夫人言所生惟二女存皆賢孝大女萼仙伉儷相得  
子女皆賢可不煩老身顧慮次女苕仙境最苦已身後恐  
失所恃語輒泣恒以相託疾革命招萼仙歸恒令二女侍  
側熟視無語視苕仙尤數也夢中所見當是來謝接引之  
恩抑猶前此託孤之意乎余卧榻在殯所側每靜夜見苕  
仙跽苦次叩木魚誦皇經彌陀經懺宜人夙世今生未盡  
之孽祈早生天成佛未嘗不老淚潐潐下誦至誠篤湛寂

真如深山老衲萬念俱絕泠泠仙梵響徹虛空清磬一聲  
覺此心如淨琉璃內含寶月發大光明照徹三千大千世  
界也給籙之夕小韞虔誦玉章經一萬卷大悲咒四百卷  
焚送火光作紺碧色見者咸以爲孝婦精誠所感孤孫葆  
庸小字吉祥十四歲自裴之逝後忽患痰疾已十餘年病  
發輒不省人事每夕宜人必餌以果餅啖而後寢以爲常  
殮之日將以孫承重服家人慮其病發咸惴惴乃衰絰且  
杖笏匍匐苦次若無病者咸以爲宜人之靈也嗟乎余與宜  
人伉儷四十八年於茲矣辟穀三十餘年酒病年深司空  
見慣蟬蛻羽化此事自在意中特不意如是之速耳余居  
吳久故鄉無寸椽尺土而期功之戚列壚已纍纍將營數



畝於靈巖天平間安窀穸焉宜人中年以後醉鄉歲月居多雜佩之好惟李晨蘭歸佩珊兩夫人晨蘭交尤密兩人先後去世閨友中久無知己今則惟袁夫人耳宜人有文數篇詩數十首余詩爲宜人作者亦數十首將令而梓之爲花海琴音亦花海仙人飲酒詩意也遺像在堂總帷在室燈昏酒醒落月照屋梁彷彿見宜人泊饗殯親浣濯縫紉撫子女情事如在目前而閔人成世已成陳迹其亦可悲也已宜人之在生也管姬爲余持家政倚宜人爲重故余終年在外傳語平安無復他事顧慮今余將入都需次歸期遲速難以預必家事不可一日無主姬處事以理以中家衆所服先太宜人病中恒執手呼賢婦太宜人之喪

宜人命與已同持三年服有深意焉姬性謙抑請仍以姬侍任家政不敢以病軀諉卸勿議其他而此後家事重大者尙多不敢徇小節而誤大局也會子婦兩女兩姬及諸姪姪婦輩咸請以事宜人者事姬內兄弟龔素山繡山昆季書來所見皆同葉璿訓生言之尤明切老友錢松壺師禹門亦以爲言初意將於期年後行之會北行屆期勢難懸待乃於八月望前卜吉爲文告家廟並致書武林親族以姬主閭席稱繼室以終先太宜人及宜人志俾衰年遠道得免內顧之憂家衆亦有所庇焉嗟夫搏沙聚雪本無駐景之方逝水浮雲豈有延年之術天理長存人心不死者恩義耳宜人自來歸至長逝中間離合聚散是非恩

怨吾身親歷之迄今追思，應歷在目。此世尊語波斯匿王，  
面皺觀河之說，所謂變者受滅，不變者不受滅也。宜人生  
平庸言庸行外，有此數則，旃檀之烈過而猶芬，余以一息  
尙存，不禁長言詠歎，以成斯文。雖然，余特後死耳，未必終  
不受滅也。後嗣衰微，知已零落，他日誰傳余者？傳余又孰  
是愜余心者？佛家以無語言文字爲最上乘，而媿余之未  
能也。倫常眷屬，世人所遭，如余者何限？特無筆墨以傳之。  
一切等諸烟雲過眼耳。逸少蘭亭序云：後之覽者，亦將有  
感於斯文。讌游聚散，古人猶以愴懷，而況乎構辨之誼。  
日之盟耶？世之覽者，其亦有感於斯文否耶？